

第五册

柳待制文集



柳待制文

記

宗福永樂寺記



吳江四封以水為城渚涇港清綺錯其  
 居間見於葭蕩間水鳥樹林各具殊勝楚粵之郊無  
 是景也由州郭西南去七十里有塘曰荻塘有地曰  
 雙揚故未有寺而有寺始晉際大師永真：字無相常  
 熟姚氏子早依慧照大師圓公薙髮受具嘗出遊方  
 過雙揚愛其融結完厚據勢不羈將求席地脩習禪  
 觀里大家周氏因閻生倍斥其地數十畝施而歸之  
 直誅茅結屋作華光王像昕夕祈叩焚指自誓將興  
 道場積誠上孚神與嘉應緇白之侶善其戒行聞者

見者委施恐後真度其力與時可以建事迺大興土木宏啟寶坊居佛之殿演法之堂懸簾之樓建藏之室若山門庫院齋廡庖庫咸以序而為凡所締構必極堅好卑鉢趨庭鐘魚答響峴然壯觀將與名藍望刹角麗而爭華矣內戚謝即使皇間而起信為請於朝有旨錫寺額曰崇福永樂之寺使署甲乙流傳之令而賜真紫衣師號嘉其白業而煥飾之時則宋淳祐之七年也真身以福建轉運使劉公之招出世建寧之安國閣歲謝歸至元十五年：六十三示寂于寺之方丈度其徒二十餘人而若晉蜀普修普信普曉普淨普達則其上首也蜀繼席十年而修寶嗣修亦端一有為益建大閣斲木為盧舍那金身坐寶蓮

華上旁刻千佛別印三藏教經五千四十八卷函盛皮置龕柶左右如龍宮之湧現而帝網之綦閣麗且宏矣初真肇基嘗挿草建標曰某當作堂某當作室後必有成吾志有人固疑而未信也今千搃萬礎雲蒸霧鬱屹為大方之家雖其緬力弘深有以致之亦由繼述得人克濟斯美可不謂之盛際哉修傳信曉而次及於達：且老自念昔吾師實際不階尺寸之力規作蘭若依乘佛智幸就功緒為吾之徒被服三衣蠲除五欲有宮居粒食之安無更歸賦租之累同祖德之封培而法源之流衍者也惟古招提其名迹緣起記蒞摠摠傳在人口周於聰聞以有文字為之紀述故能久而益著今吾寺六世百年傳持一通而

碑版無辭圖牒未載何以揭德訓嗣孰專製作其往  
請辭於是其徒元鼎方建業大慈教庠迺介其宗主  
天泉餘澤乞予文之于石泉與子異名同行不得辭  
則為次序其言而繫之以頌：凡六章：十句頌曰  
嚴：像法浹於寰中如月印水如雲行空觸之則是  
境：圓融我行江吳湖澤西東幢刹相望殷其鼓鐘  
其一雙揚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最鳥叢薄孰開  
精藍揭名永樂舡揀鵬鷺簷牙獸攬法：毗盧門：  
撰闕其二於維永樂爰始經營以華光王為護法域  
一華既發五葉同榮施道旁流百川就盈致非力致  
成則天成其三擊寶際師昔在佛世宅茲空荒修三  
摩地是舍利光珠潛五閻乘大因緣揮發神智譬如

酌泉望滿一器其四際則往矣百年六傳孰引孰承  
其世多賢謂是永樂雖名慧庭如一微塵栖於毫顛  
即佛觀佛說法熾然其五法不虛行以人而重四分  
六儀三時禪誦樹影水聲皆其機用以我是心歸美  
讚頌

梅心寺重建佛殿記

釋氏緣業之說儒者在所不論然自其一曲推而致  
之則有感必應無微不顯是皆一理之形非崇虛翼  
偽比也棟宇形器之末初若無繫乎道然迹其廢興  
在人成壞因時足以占像法之行隆示民情之向背  
所謂有緣有業者豈不較然者哉大都崇真宮提舉  
道士薛君玄義子方外友也北歲退隱肯溪龍虎山

中以書諭予曰我仙浦里之有薛氏始唐旗頭大將軍大司徒公史不傳而譜佚我不知其去公若干世計是官號爵級必出於唐末五季用武之際殆一時之權制歟司徒之後猶：向用儒術至宋太學博士邦彥與其子南城縣尉穎尤好浮屠言建寺里中請額稱心度僧甲乙居之繼遭寇燬紹興初穎子習淳熙中習子徹復先後增施園田重新基構架虛為棲範金為鐘寺制方備而宋社已墟會里民有倡亂稱兵掠仙浦而過者寺則再燬我薛氏家亦浸湮而浸微矣為淳熙之後者思州南丹縣令則氏之曾祖也泰定三年我自崇真南歸主僧妙善以復寺告重念我先世克崇因果成是精藍傳序在我適承其廢而

我寄迹老子法中莫能躬薦土木之勞惟當俯倒囊楮佐興凡役以無忝我所生善謝曰此擅越之弘願而比丘之勝因也予其敢有弗度明年粟布工材畢具三月壬子佛殿成其堂幾尺縱廣幾尺又明年兩廡成門室齋寢各以序為莊嚴麗密耽然盛觀過者改視知薛氏之猶有餘祉也予幸以文盲我一以昭往迹而一以厲方來如將誨為綠業則我所未暇嗟夫稱心一席地無法炬之光明無說鈴之化誘賴薛氏之多賢訖重輝而再造玄義妙善雖則異名同行要其尊祖扶宗之意炳如也是役之興殿為巨故題其額曰稱心寺重建佛殿記尚亦史氏舉凡之例哉元統二年冬十又一月望日製

藥師院記

藥師院攝僧數百指在清江鎮市閘中蓋不知興作緣起而藥師者如來之別號以是名其刹固謂衆生顛倒四病得瞻如來妙有光相猶如痿者獲伸喑者需飲何必身踐者域之場手探方七之劑自然安隱饒益稱吾法已由宋寶佑戊午至今大德丁未院嘗三燬賴其徒多才良故能踴致信施屢值屢興愈新愈盛東西行者每覩之以為市區隆美之候像法之流亦繫乎人哉皇慶元年歲在壬子主僧士選性玉相繼經畫而大佛寶殿成豐崇麗宏曼異量稱善士何定山上座早日嘗薦材輸力院衆奮勇因相顧言殿後最鉅厥既底請迺若守制之當備吾而可護其

責於是從義傾斥衣蓋建法堂普潤良輯勝賢作三門以和又攻石陶土增築繚垣齋無庖庖輻集鱗比竟然煥然目睹心竦生大歡喜以為如來覺苑化現湧出隨所敬禮而得開度譬諸背井鑿深更取清泉以悅衆口輻綆不費水味益佳施者受者皆名報恩為國貽慶然則古德之以是名院究其緣起不在斯乎泰和二年以和遊京師款門求記為次其說使歸而鏡之以昭來者九月三日記

慈慧菴記

先儒所詮大抵依智以成言而假喻以顯通今大經所說堂基塔廟象馬車輿衣衾纓絡振衆寶以嚴飾約四法而安住將以示開遮之相該權實之用為大

根大器人設也然而衆智有偏圓情識有利鈍玄徒  
白羽隨順修行猶有待於即境生悟因事達理則莊  
嚴像法彈極華好使人目覩淨光耳聆妙音足踐化  
城而一方千佛十方萬佛光明勝幢融攝所至即名  
寶坊何嘗不認大經所說為真實義哉思昔一士依  
止雙檮樹下著僧伽黎衣在家出家說心王法號名  
善慧則吾婆人也雖內院之分身已化而松山之行  
道猶存至今緇素之倫惟宗性相之論王量翰為上  
首靈運恐後成佛抑有自來慈慧蓋在郡城西北陬  
故為王氏第學佛人周覺聰始冒居之覺聰蚤持內  
典有所證入誓息諸緣歸誠圖覺即以安處施作伽  
藍構殿像佛敞門通道旛彩香華既已備諸供養又

謂瞻仰吾法依於一相而流通衆妙實在契經掄材  
徵工復作大華嚴閣瞻畫經八十一卷度真其上斷  
木塗金為廬舍耶佛化身一軀繪經變千佛其在其  
右時節大會四衆咸集然燈散華吹螺擊鼓誦經歌  
頌歸美報上在大城中隱然為象王一窟矣於是遠  
近傾信稍以貨來委施無幾而覺聰謝世子覺照承  
志在誼拓開後隙地蓋建彌陀殿翼以齋寢總若干  
間而庖福區井鐘磬幢蓋取所宜具皆以緒成凡施  
之出於其私與合之於衆得田若干畝而熏蠟茗劑  
之徇無外求者覺照不懈進修謙已能受聞旁縣龍  
丘有苦行人葉性空嘗涉道自在迺虛左席延而致  
之俾以一音演暢申祝國釐而次以滋利群生蓋其

志不以述事為已足而以弘法為已任使居善慧之鄉咸修覺照之行豈有攘袂於其間者哉予友張居士長居適慈慧間嘗道予往游覺照滄茗盪供瀝誠致辭焉予施文傳信方來昔予講禮之暇稍窺覺照之際見世之談實相者迷空假之原論無學者滯有漏之因方憫焉悲之竊喜覺照不墮形體墮業識而能作是方便以自修自證在於晚季豈不猶賢矣乎菴蓋作始於大德癸卯三年而覺成十年而聰化去又十五年覺照作別殿而菴制粗備屬茲序續而將有賴於吾言吾言何足賴也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夏五月既望蜀山居士柳貫記

龍華寺記

吾縣所負山曰仙華山：去縣尚十五里行未半道有淨者氏之居榜龍華寺者經始于柴氏婦胡而緒成於其孫善美龍華廢寺嗣義請于官揭而顏之用舊典也初里人僧師遠登遊諸方參禮名師卓有見解依虎丘不傳本靈隱而不化去依淨慈斷倫而倫又化去返栖故山將以完了已事胡之母子竊深敬之為卜其居之石作積善庵迎之以來且命美從之游處遠庵居六年而寂于是義奉：弘法之念不懈蓋勤聞至錢塘或導之入謁淨慈愚極室中極啟之道要義愈感服時及庵信絕學勤繼主西岑義往來咨扣二公尤掖進之秋江湛方自華頂起單憩婺城北圓覺庵義一見與語合意即介勤請住積善願既受



請撫日入庵開法而四方慕道之侶知義可以依止  
來者如起義又孟治禪榻規恢法會是歲坐夏者餘  
五十單縣主簿趙君郁見而趨之始勸義請故韻以  
寺易庵又明年湛逸住並藏衆亦隨散義慨然曰有  
寺無僧猶虛器也吾可以求之人乎迺以傳姓承宗  
之事付之元子自己祝髮受度焚香設像造禮遠公  
為之師焉蓋昔以遠故作庵而遠又嘗嚼我以禪悅  
之味者也遠為初祖則由我以及世傳次住持尚  
吾祖母崇法敬僧之意有在于茲義誠知本哉自義  
受服三衣荷承大法晨昏夕計唯以堂堂未宏像圖  
未飾為己策勵凡寫身節口以有銖縷之贏不以給  
諸斷削之伎則以授之未繪之工今殿寢中嚴門閣

外敞徑術絕引齋廡翼張而演法之堂旃檀之林香  
積之厨黍峙臚列森邃肅奕鍾有翼虞經有函度有  
田以給饘粥有林以備薪蕙園可以畦井可以汲視  
諸方大雄氏之宮亦充美矣而義之言則曰是在吾  
法猶為未具復闢地其後建千佛閣百閣為晉賢殿  
四搆藻托繡栊上下映發位廬舍耶佛閣中而旁真  
賢劫千佛坐像其次斷木髯形塗金涅采相好莊嚴  
若幻而出香華幢蓋備諸雜飾時節大會百式有度  
然皆有以資之無外求者吾縣雖斗絕而經塗所出  
披緇衣褐之徒解屣升堂甘寢美食如返家舍有以  
陰翼其向道之誠古人建之叢林其意正惟有得于  
此焉耳美之為是寺後也問三世四十年若其伯叔

兄弟與其故妻之姪似成有所助而施之出於檀信者亦十得二三獨里士趙君某及其內子張緣契特厚既捐皆相其造閣之後度僧之事又斥腴田若干畝歲入其租以供普賢會凡嘗所謂有以資之者也今立祠閣西每食必祝浮屠人所為修其祉報焉如是而已趙君子友也間持義之言請予曰義老且衰矣深惟夙植善根攝是正念殫智畢慮開拓精藍雖各有漏之因實覩無窮之利然我能奮興於前而不能必其繇引于後則植者有時而仆築者有時而壞華綺麗密者有時而埃蠅無餘我為是懼亦既筆為訓辭以傳示於我後之人且誓言於佛而以天龍鬼神莊禁而誘迎之矣意猶以為未也檀越為我謀文

顯者於石使有目咸睹有耳咸聞豈不益為可恃哉義之所以必假吾言以致其請尚以居之不我欺也予受言已則辭而識之曰佛法被于天下名山大澤之間壽國福民之祀鼓鐘相聞大抵歸於釋矣然其人豈能齊以說鈴化鸞流俗必使之塗塞耳目以同入於幻囿不可救止而後已也蓋亦有山林特起之士返流自照發真歸元用其善巧方便開修至于積之：久而豐居廣藉迄就功緒則晉進而為山水至而成渠若善義之于龍華始奮其孤孱之力以卒成是偉異之觀雖欲不歸之緣業詎可得乎然則義之假象以顯智因境以導迷又豈不欲率此土眾生同登淨覺而延茲堅報碩葉之蔭於方來而未已也耶

乃若田業之籍於寺者或義所自施或得之衆施與  
凡佐其肇興之費者細大畢紀將托茲石之陰繁而  
鏡焉其不私人之惠又如此嗚呼世出世間有二法  
哉

仙華山化城精舍記

仙華山之南麓蹊術北引緣原曰度澗岡前行可數  
里至東峰之下有谷窈然中藏有泉滴然仰出其土  
曰宜樹藝浮屠若空者受經于山北之皇安普利院  
出泰禮名師遊浙東西倦且休矣始披荒得之剪茅  
茨室度可尋丈將日食其力以修習碑觀究了大事  
久之白衣人指來依止而空隘莫能容空之師清衍  
比爰請樵氏主其墳庵長者億閻空若行而嘉之為

徒其家廢佛祠位于中以嚴像法作齋寢庖福使可  
繼處天童竺西和南題其榜化城精舍表緣業也于  
是龍峰主僧永鎮首施田若干畝且勸發長者斥田  
山園總若干畝謀之衍曰吾則不可以無施也亦割  
私田若干畝歸焉空爰施已知其道肫懇可信益務  
力生勳事不懈進修而門庶鐘閣咸以序為始圖觀  
音大士像于北壁更搏土為之飾以黃金範銅作鐘  
亦若干斛而贏有田若干畝施而入者若干空所經  
紀者若干揣捌之墟化為甯所捭馳之穴現成法筵  
瞻者生敬遊者忘去行修而緣捨雖空亦不自意其  
成就如是佛之為教尊嚴廣大可勝贊哉昔吾鄉先  
生方韶父隱山南東嗜詩好遊採掇奇秀擔發芳華

是山之勝幾無遺矣。後且并域距精舍不數十舉。武子時方教國子。起來輯行為銘。其孤孀梓鑽石未。樹子解江西之明年。始率里友。冒田具施。請寓祠。植。謁精舍。空曰。吾師也。有施道焉。其昌敢不承。及子。挈。酒以往。空作禮。迎勞。因寄問詩法于先生。師之亦宜。問數歲。空攝衣入謁。曰。擅越為我。識精舍本末。子以。先生故。屬筆。天矣。辭。子觀自古。佛者。苦心。寡形。離智。斷念。覓伏于空。林。澆。芥之間。晝日力作。食草木。實晨。暮。稽首。合爪。崇法事。師如承父母。而加畏。慎。雖踐蛇。如。蠱。交。變。於。前。以為是。偶然。者。其。心。精。進。無。有。退。轉。故。能。攝。受。諸。難。返。照。自。性。平。等。衆。生。入。佛。三。昧。其。堅。苦。悴。辱。若。是。異。時。壁。觀。一。婆。羅。門。身。心。寂。然。非。有。放。

光動地之祥。而法印真乘燈。不昧天下叢席藉。以為宗。今世祀益。縣祖風。不紹三衣。改節伊。荷罷。俱將。明小果之因難。喜一筆之見於斯時也。使無識超見。卓如空。等輩。拔于。澳。滄。歸。潔。其。身。而。思。滅。苦。本。之。士。猶得托焉。以處。則。澗。壑。之。上。不。名。一。迹。可。不。可。哉。雖。然。念。括。括。之。不。易。重。付。累。之。有。人。此。又。繫。于。緣。業。之。洪。纖。子。亦。安。能。知。之。也。至。元。改。元。之。明。年。青。龍。丙。子。辰。正。月。丁。巳。太。常。博。士。柳。貫。記。

橫山龍神廟記

婺衛二水會于蘭陰。合流而下。為蘭溪。治城占水之東。而且其西南。有山橫障。衛水之衝者。橫山也。水方湍。捍而巖崖。扼之泓。滄。灣。洄。匯。為。深。淵。宜。有。龍。神。潛。於。

其中出光景騰雲氣書波雷雨而潤澤羣物其為造化之府章：異哉然則神之嘉惠于茲土篤矣而民之報事于神者宜何如山故有龍神祠比歲因廢不舉厥咎在民而吏亦安能無責乎爾重紀至元二年其歲乙亥夏秋不雨楮原焦野民憂無年長牧條吏為徧禱辟里靡牲殫幣神弗顧答州判官王侯庭鈺獨深繫心焉乃進父老而問郡故得龍淵之迹郊郭數里而近練日宿齋屏却車騎親即其處取香辦書齋意屬深潔誠籲于明神垂執而挹清冷張旂而導先御見山際升雲如縷有頃玄陰四塞甘澍滂流四境既足萬稿咸蘇民吏交口歸德于侯：曰盍新祠廟昭答神貺乃出資錢以為民倡又明年廟成具石

來請刻辭嗟乎神智變化其靈於龍矣淵飛而天行豈有迹哉然而虛宅斯在躬靈潛通雖未可的然求之方體之中而亦不可泯然委之方體之外惟夫以心感心以神格神則所謂神智變化而為靈者無在不在真若蓄之宮沼可奉而投也王侯以肯延入官康靜寡欲而篤於愛物肆茲閔旱之誠實本宜人之政龍維神物不聞則已聞之其有弗饗者乎然則廟而祀之以中儆于方來是則不可以無記也乃記而鑿之於石

鄭氏旌表義門記

治古之時家自為宗而宗則有法若制為冠昏喪祭之儀與施之親疎隆殺之等凡因人情立人義而繫

乎一家之政令者皆是也然宗雖叙于一家而法實周乎天下閭閻與黨率胥成孝敬之風化洽教敷壹是仁讓之俗於斯時也義且混于無形而名烏乎生蓋在于道隱民散代衰禮替而宗統振紀覩焉無屬借鋤取帚勃蹊闔塙或不待閔世而繼見之矣則夫操長民之柄者將以效夫潛轉密移之功亦安得不為之率德厲行使之知所勸而強于為善者既彰惡者斯瘳于是又取其出于天性而和諸物則人可制而行之者命之曰義字其民曰義民表其門曰義門扶衰救敝名存與存君子蓋有甚不得已也記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同之世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小康者斯可矣然則舉

斯世之大而義之間見者僅：若是：可嘉也亦重可嘆也吾里鄭氏之以義門被旌表且三十年於茲視其家庭而其悖孝廣弟之日滋講信修睦之日謹植本固而後源遠矣蓋自其七世祖諱淮始與其二兄弟卜吾里之感德鄉居焉其後三家浸盛名其地三鄭亦有先也沿淮而下六世曰某：率之儉勤以啟大其基七世曰文嗣大和文泰文學文鼎重之積居以恢弘厥緒併其翼子貽孫間及八世不裂籍以為異不殖己以自私尊：而親：老：而幼：凡聚廬以處同釜甄以食者支屬口餘百僮手指千董然義風不成而趨為之冠昏以重其始為之喪祭以厚其終月薦以著存時饗以尊焉男事詩書女事蠶績

昭穆有序貴賤有差出相助也入相保也服勞於作  
息之間而維繫于禮法之內雖等之十世以至于百  
世可也初里有列其事于縣：今長上之大府具移  
庶訪使者覆按如章以次達于中書下之儀曹請用  
故事賜旌表亦既報下大書其門曰旌表孝義鄭氏  
之門矣今文嗣文泰文厚文彞皆不免壽而大和方  
以踰七望八之年孟經紀其家事潤歸其門戶凡欲  
納之于禮而範之於義而後已會朝廷方修通制頒  
行郡國若曰請以孝義旌門者與免雜役縣復準令  
有請及轉而上聞由部而省咸謂宜如制今即賜蠲  
復命既下大和感激思奮拜于持節言曰熙朝之所  
以惠綏于我塵里之細賤方可謂至矣吾高曾祖考

之所以故佑于我不令之子孫者亦可謂厚矣大和  
毫且反之誓殫餘畧課諸子恒力耕以奉公上而暇  
則詠歌帝力終為盛世之幸民而已顧惟伯父當干  
戈倣擾之際早捐館舍吾先人抗身艱阨上奉尊老  
下慈孤幼敷舊撰斷以紹開先業至于吾世而吾兄  
文嗣吾弟文泰孟嗣：盡瘁無餘積寸修其疆畝以  
畢茲塗履惆悵再世豈易然哉今進承旌復之恩拔  
諸什伍之籍警之塗易行章得免牛羊踐履甚幸甚  
休使不謀文刻金石則何以述績芳猷傳之來裔  
乃以其文屬皆：則復之曰義出乎人心而還以制  
乎人心者也自其動于所感或不能無欲而世遂以  
為欲勝則害義：立則利無與存彼蓋知天孟氏義

利之反矣而不知記禮者之言固嘗深歎意人情人  
義人利人患之辨而又必曰舍禮何以治之惟其本  
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以利為利者末也而以  
義為利者知其本者也然則治之以禮其諸總攝人  
心維持世故之微權也歟君子蓋有所甚不得已焉  
而非其盛之謂也旌門復後國之令典而簡以異諸  
一介草莽之臣其鼓舞興起之意夫豈私一鄉民哉  
機動藉鳴必有得於言意之表者而贊何足以知之  
肯里人也請以是刻之庭四之碑以侈茲幸過而且  
以貽諸後人之云

重修通意亭記

烏傷漢縣也直其南東鄉曰雙林村曰蒲墟有朱氏

者世居之按志自晉東陽太守諱垣始徙至臨海太  
守諱汎遂占籍焉縣人東陽與金威將軍諱禮齊揚  
州刺史諱幼三墓皆在村旁蜀山下而金威更廟食  
其鄉民歲時歌舞奉嘗之不絕諱云五代之亂一翁  
十八幸翁最得上壽嘗治鐵作羅漢像使季人奉其  
一敬而居于村之西東至今縣多朱氏人謂有像者  
為朱氏之世之徵而像尚八九在然族散代遷昭穆  
有不相通者矣蒲墟後用朱氏昏嫁導餞儀物烜赫  
有光改名赤岸其即居者衣冠引翼詩禮緝承里號  
閩家而尤莫盛于季宋兄弟聯登甲科至七人皆以  
文雄一時迨茲六十年餘子孫班班有祿仕而抱道  
不試者亦能善其身以善其家晉齊之澤維有衍哉



予家東距赤岸不羸三舍名深水州判官繼善字性  
初與其猶子震亨字彥修不獨于予有交友之誼而  
重之以親戚之好焉今性初不可復作而彥修愈  
語予曰吾家故有適意亭吾高祖東堂府君字元德  
之所作也府君與宋工部侍郎毅齋先生徐文清公  
友善二子實從之遊府君時先生之家居也為作斯  
亭延而致之以資和允講習之益蓋先生之學出于  
文成二公而深體力行沉潛剛毅清風勁節凜然如  
冰雪孤松即府君之能致先生與先生之屬意于府  
君其人品高邁固絕人遠矣府君下世亭且缺廢吾  
曾伯祖贈安州路總管府治中府君嘗一營治之而  
自記之及吾世而亭燬於寇初而亭有池吾季父深

水府君除瓦礫興搆築復作亭池上未成而季父卒  
官今吾將經緝是亭即故址作金威祀以東堂府君  
侑且為別室奉先生之主焉蓋金威神祠于鄉府君  
始作亭而吾子孫承宗弗墜尚先生之教秩而祠之  
示有先也子能為吾記亭興作之自而繹張先美以  
垂訓於方來尚吾季父之志也夫耻予晚出企瞻先  
生猶神龍之遊于玄閭而威鳳之翔于千仞見且不  
可况欲藻績而形容之以自附于知言之士其將若  
何而自靖之耶獨念往嘗竊從鄉之耆艾講聞先生  
立朝大節想其面目嚴冷言論剴切雖出藩入從深  
簡穆陵之知而終始難進易退之風人至方之呂獻  
可范滂父則夫府君之以棄梓之故進得與之交從

欵密必非尋常木強之人固其有所不為者矣亭為  
兩公游息之舊譽成揭扁近不即夫溪山原麓之口  
遠不示之操存者驗之要而必曰適意云者意夫兩  
公遊於亭上之是時也攬烟雲之卷舒瞻卉木之榮  
悴雖萬物之變交手吾前者有不勝窮而吾胸中天  
理流行之妙悠然沛然亦即其所處而樂其所安夫  
豈有一毫舍己從人之私得以潤吾之意而敗吾之  
適也哉凡朱氏之所以留之播之而獲之炊之者是  
亭實肇基之耳今亭則完美矣而有祠有主出于原  
始安終之意無弗厚也赤岸之有朱氏繇歷殆餘千  
年雖揚州之治行第一傳信史牒全威之功烈宜祀  
簡在人心下逮東堂府君之取友輔仁又得文清為

之引重雖文清詞言尚行他無所考見而世譜後題  
鑿。數十語珠光玉采其為朱氏肯澤之者已不啻  
千百言之多矣然則朱氏之子若孫踈曠摠摠慨想  
儀刑競于閎學而強于為善思夫天地吾身禹稷吾  
事皆由已推而致之彼科日祿仕可以倖得之者則  
一趙孟能肯賤之矣吾朱氏之先所以勛躬盡後封  
培而潤澤之者則不在是也乃若前記所云亭之興  
廢吾家之盛衰占焉此朱氏十一字符也有亭無亭  
何損益於朱氏蓋知有亭則知尊祖而敬宗在爾後  
之人承之歎之為何如耳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  
天又曰桐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詩歌以饗羣宗吾  
友白雲先生許君益之朱氏婿也彥修還以子言即

而請焉其將有發矣夫其將有發矣夫重紀至元之  
三年其歲丁丑秋八月壬午里後學柳曾謹記

崇化堂記

吾鄉友吳君師道為邑于池之建德且三年矣既不  
欲厲民以自厚而又不欲鄙夷其民以遂狎其可善  
之性則教：焉以學為務謂令之責不在于簿書期  
會獄訟于奪之間而在于化導表率漸摩薰染之有  
其具於是督道祖叙餘羸飭朴庀工作講藝之堂七  
搃間還嘉定崇化之舊其制高爽麗潔足以起靡陋  
而支永久矣既成以書來告曰我將日進其學之諸  
生講其所是而禁其所非以知學非身外之物而勸  
相興起則固令之職所宜為蓋其一以是自勵而其

一以是勵諸人于其為我記而啟之何如夫講道修  
政仕者均有責焉然其所施有緩急所就有厚薄要  
未可以際論之也故令之去民為最近而其教民為  
最切則發一言於堂序之上而夕可以達之荒村陋  
落之陬所教者不一二而所感以化者已十百其效  
簡且易致如此世顧迂之何哉六經學聖人之言載  
道以行乎萬世者也賴諸儒發微闡奧營無疑今  
雖去之逾遠舉而措之則大之可以善天下國家小  
之可以善吾身學何負於人哉人適負之耳士不幸  
不生聖人之時不被聖人之澤不得盡吾之性以盡  
人之性是則繫之時矣而又幸而得采道統絕續之  
運出於諸儒完經翼傳之餘進獲所承而退獲所守

有弗講焉講之無弗受也有弗修焉修之無弗至也  
是豈不又繫之人乎建德屋山為縣茹蘭之溪經縣  
治西流會于先溪以入于大江蓋大江以東窮傲絕  
域也其土風肯土者而賤遊從其民樂寬簡而少闕  
訟令以平易治之輒取能名去而建德為善邑矣是  
君志剛識明果于問學而其學為有原本肯起家進  
士三遷而為邑于茲既因俗以導民而又欲累善以  
成政乃作斯堂進諸生而日講焉先之以經術將審  
其所是而格其所非則有先儒訓釋之言具存學官  
持而求之聖人之道抑何遠乎爾自居之悉心于學  
也作靈星門新而庶鐫紀產經範銅為祭器以備物  
成禮是不一後而斯堂之作續用九章蓋學初徙于

宋嘉定中堂之上為六經閣燬于天曆己巳今堂成  
而閣未克為則以役大費巨故也若肯記其成者鄱  
陽柴公中行也石既燬不復存矣柴公名在慶元偽  
學之籍真言必不錄顧予何人而敢襲其遊塵以  
犯是不韙之誅哉吾訪而有得則請大書刻之以為  
斯邑之藻藉吾言何足儼也

婺源州重建晦菴書院記

孟氏之傳接乎孔氏未遠也紫陽之書游之漁洛亦  
未遠也然而繼絕學于人心陷溺之餘振墜緒于世  
衰道微之後放淫距詖而天下一治扶世立教而經  
籍大明是則聖學踴晦之候而道統絕續之機立學  
有莫過魯有祠禮緣義起而以教道結民心在於邦

典有足徵矣謹按徽國文公紫陽先生朱氏世籍徽之婺源而自先吏部府君始因仕焉閩遂徙建上先生雖生於尤溪講學於崇安而黃墩故宅吏部固嘗居之中歲還省墳墓議將考室而未果倦：土思繁大典則固其不忘者如是先生之學出于龜山之再傳而嘗上承濂洛之緒統婺源故梓則香陵之營道而武夷晦菴則濠泗之蓮峰也尸而祝之比諸闕里使讀其書為其學者竊終于斯禱祠于斯則祠塾之建其視禮之高堂樂之制氏孰為輕重哉自先生歿而其學已大章黜逮易名賜諡配饗孔子廟庭而邵國之祠將徧天下獨婺源為縣時僅：附祀學宮後其所宜先如軼典何至元二十六年江東按察副使

廬公學行部次縣志焉愧之方議經始書院時饒州路總管府治中汪君元三歸休里居以狀白公吾惟文公里中子公為書院吾之子弟竊將游焉請身任其責毋矧有司公既制其成役又謂先生講道雲谷二縣公以鄉後學列于高第弟子并設主登何重鄉學也復命有司請之行中書者賴為晦菴書院猶香陵濠泗之並揭濠溪適固一而已矣晦之一辭授受有原先生蓋已服之終身今又擬之以開來學表義抑深遠乎哉初所卜地在學之東位皆東向其後即縣升州亦因而弗革延祐甲寅院燬于火於是汪君搆館久嗣子南臺監察御史良臣同知福建都轉運鹽使良屋重予再造為買北郭民居備立書院其處

占地庫下神帛寧止生師所慮亦寬燥濕適返其故  
以聿崇新構方有事于能者而賢太守吳郡于公文  
傳適以麾節准郡粵初展禮即有志斯事爰及暮月  
弊草以通民既樂生士亦歌業乃因其時園為興復  
除撤蔽障改闢大造而勢端且臨于正陽位夫子廟  
於右而祠文公于左講舍中峙列庶翼舒門術有嚴  
階祀有載煬燬委積有庖有庖溪山獻秀卉木交蔭  
藏修游息無不具宜其經畫纖巨出公指授而掄材  
計備委致金穀不懈益勤則治中諸孫思禮思仁先  
輔實以承志為孝而能請于有成可謂尚賢好德之  
世者矣山長黃嘉老幸力從之庶息樂書院之惟新  
絀辭符幣請者石章惟于末學若何自請熟肯反覆

乎七篇之旨觀其推明羣聖之序而知孟氏之承三  
聖者非空言入膏緇繹于集註之書考揚墨是非之  
辨而知紫陽氣化人事盛衰得失之論所以闡源流  
垂教之微言者百王致治之成法者為全功善于先  
正魏文靖公之言曰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而  
子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以先生配孟子則當以  
鄒魯四基之祠而視吾婺源故里之祠矣然則新是  
祠塾於先生父母之鄉而聚其鄉人子弟以時修習  
禮教于其中有學孔希孟之志而後宣之以為黜邪  
扶正之用子知于公之有是心也而若汪氏之世善  
修于家而能為人之所不能為皆足以贊諸先生之  
教而無愧于是乎書

新修石門洞書院記

石門洞自謝靈運初開境幽而地勝前人篇什郡國  
圖謀志其曲折縣與景合矣然觀靈運尋最高頂新  
營所任諸作不過增葺好遊伐山開徑之一事而若  
仰挹雲霏俯濯衆溜于以悟仁智動靜之體得內外  
交養之機此則深探宏察學所自致靈運烏足以知  
之哉靈運之南出永嘉在宋景平開下逮皇元至元  
三十一年甲午之歲九百三十三年矣部使者王公  
僕按節過之乃始徵用廬山白鹿洞故事築書院山  
中置師弟子自使朝夕講起以承國家敦儒育才之  
美占地幽復而宅心神明為學之方蓋得之矣自時  
厥後職風紀者以為先務或補葺祠館或經紀膳羞

隨其力之所至有敬無懈常若聖師之恭臨乎前也  
至元改元之明年歲在丙子春三月肅政廉訪副使  
魯公至道康問溫處道出青田溪上飛舟登車祇謁  
廟下顧瞻楹楹慨焉將仆乃與從行採馮迪何崇禮  
謀曰是豈前修作始之意予惟後至其敢不俯首於  
案捐俸屬邑志字蘭美合張智白之郡府掄材鳩工  
視其隙敗易致堅良不亟不徐以啟新功于是搆管  
慮信景以暇日親來計度命長若令准其成後自郡  
監收而下若邑之寮吏院之師生咸有所輸未踰月  
禮殿儀門論堂經閣齋廡庖廡以次及于瀑下之亭  
棟橐瑩如堦城砥如鮮好整比軼于舊觀又新作靈  
星門六扉以嚴等威公還修誓菜禮告其成勅進諸

生而教之曰書院據穹林雪瀑之勝既新美矣爾曹  
游學于是有義理之融液無紛華之摻轡執業而興  
克義而得之在戎求之在人是在聖師成物之仁  
而亦憲臣勵學之意山長王時中起應曰時中不敏  
敢不敬恭乃事慶水令劉伯泉既為隴石具乃來請  
文子曰學者將以比物知類求仁入德固必有講有  
習而於山水環特之觀則亦何啻乎爾庠序之教復  
于唐盛于宋臨而屬之倫且悉矣然四書院之作尤  
為統有宗而會有元若李渤之于鹿洞朱洞之于嶽  
麓往：擇勝林樾寄懷泉石撫雲霞之舒卷攬霽曉  
之往來所以為高深為流峙未嘗不與陰陽之降升  
理欲之消息者相尋于無窮學豈有他術哉亦驗諸

其此而已石門層嶸竦立縣瀑中瀉清冽之氣冰人  
肌骨道書以為玄鶴洞天宋紹聖中劉涇巨濟作郡  
紀其勝于石而宋南宮寶書之去宋今作亭王荆公  
述文時應不遠而巨濟文已畧不及之然則土木之  
功其可恃耶王公經始書院距今且四十三年由執  
憲之多時而繼獻之迭見故雖喧鹿之栖卒免園蔬  
之鞠豈今魯公又能遠續前徽蓋恢雅道掃莓苔而  
修俎豆鋤榛梗而起詢經時維牧尹之英思廣藻芹  
之樂相茲率作迄底于成將今蹈詠之徒兩忘挑園  
之刺則臨石門之境者如挹沫泗之波履書院之闕  
者如游鄒嶧之郊自明善誠身以馴致夫化民成俗  
之盛于斯望之矣盼輶傳之歲來後人文之日朗書



院之所恃以久者雖與道體同期于無弊可也公擢  
至治辛酉乙科進士上第有學有政需用于時名伯  
寫魯丁其字立通西域部人二據皆由儒選而崇禮  
嘗由山東鄉賦登名春官矣其歲秋七月初吉太常  
博士柳曾記

處州路學歸田記

此學田始皆官給歲籍賦租以供春秋時祀師生餼  
廩其疆理步畝載之戶曹之版明且悉也然自五十  
年來緇白殊流統屬自立挾邪飾偽之徒騁其私智  
謂學田無適主吾可以冒沒而攫取之或鑽石藏土  
口或逋賂竄鄉籍籍為口實從其所司移文州縣往  
符牒未及下而敘攘已盡起訟理雖勤卒以卮言

蔓辭淆亂糾錯莫能正定迨其久也是非得失繫乎  
法理欲消長存乎人彼為是狡獪狙詐之謀者舉無  
以自匿於鑿空衡平之下狡官去來捷如郵傳固莫  
知所適主而仁人君子執法持憲以臨乎民上斯王  
之矣處州路學田之在青田縣黃肚黃裏而源者宋  
康定初郡守孫威敏公買之民間以隸于學有田有  
山有園地總之為十三頃八十六畝四十步砧基在  
學園牒在有司焉可証也至元二十七年僧官揚總  
統倚法始擴延慶寺僧晁因搆誣詞陳之總所利  
兩源之便已豪據踴攘飾其言曰廬使君約建寺於  
唐乾元中施田二十頃四至內無官民田土宋宣和  
元年改寺為觀三年而復五年知州黃葆光遂奪之

入學蓋學自康定有日逮至元三十年歷歲二百五十寺未嘗無僧獨無一言及之何也且約起羣盜據州以叛自稱刺史吳越還將討平之即其所施亦得之亂賦之于君子尚羞稱之固明是田為康定始有之田矣歸之于學理則宜然郡府方上其議明年詔旨誕布凡贖學地土貢士莊田禁毋侵奪於是郡符旨下學其田還昇路學亡幾寺僧素禮如京師懋宣政院：臣納其偏詞不以達之省部直奏言宜如師晟所陳畫田三頃七十二畝付之寺僧而寺僧復沿是啟倖心不盡奪不饜郡府酌情論法撤青田主簿柴權教授杜熙躬即其地量計田山地凡十四頃二十二畝其以三頃七十二畝予之寺僧餘十頃五十

畝令路學依驗帖基帳籍入其賦租自皇慶元年以始即具上的憲二府報下如章越五年延祐三年僧元清者再懇之宣政大變其詞謂所餘十頃五十畝皆在廬施回至之內學非所當有復奏回付寺近而學遠僧猶而儒宗擴者恃勢柔者執理蓋久而莫能自明乃皇上御極之明年元統二年載錫璽書中嚴學校地土之禁職事趙良乘若干人彙詞白郡府：檄緝雲主簿鄭伯谷學錄薛元德與青田縣官重行檢括其冬會憲吳公按部至郡府備成案上之得報宜奉詔行事吳公去而憲副李公實來良乘復白寺僧慢令之狀公取案閱之悉知其姦乃具移摠管盧公青之所属且俾經歷王君視書牘除元標黃壯田

五百三段合三頃七十二畝入之寺僧外餘田地山  
十頃五十畝盡還路學其見佃馮文等十二甲徵到  
鈔米就給養士是歲六月李公復來慮因重屬盧公  
其以歸田本末具饒諸石俾後有考盧公謂予嘗執  
筆隸奉常其言直傳信方來乃使請辭予學於孟氏  
者也知息邪距詖所以正人心而開聖道者其趨甚  
正立比之禹治洪水周公膺戎狄孔子作春秋究而  
論之君子以為知言今去程子又數百年所云近理  
而非朱程之比者果安如哉歸田一政耳可以識三  
公正人開聖之用矣春秋重歸位疆而書法各異然  
則謹而著之不亦可乎李公名端字彥方保定人歷  
仕館閣入御史府出節東閩再轉而淮東浙推姦擊

暴不撓不矜而尤尊其所自振揚風教壹本于儒學  
者稱靜齋先生吳公名燾字承禧廣平人再遷御史  
自汴移浙今為廣東憲副廣詩有為淵然儒者盧公  
名景字彥遠大名人世傳政講守江陰守三衛皆有  
惠愛是三公乃所謂仁人君子臨乎民上而為之適  
主者也若憲擇馮君迪杜君士謙武君瑛闕君國寶  
之佐其籌畫經歷王君文虎之宣其猷為法宜率聯  
得書凡屬膺官條亦列名氏下方重勞烈也教授林  
堂後立不與於樹碑紀績之後故未繫之元統三  
年其歲乙亥秋八月癸丑太常博士東陽柳貫記

建德路學新製樂器記

睦維山水郡民重土著不事惰淫馴而治之宜若易

然：宋上下三百年餘，皆收伯繼作惠綏善養之方，何嘗不以學改為先，以為詩書禮樂之教入人最深，非是則無以牖其衷，固其本而刑格勢禁，苟免無恥者，有不足施要為操，得其術矣。田諫議范文正、趙清獻，此一時也。胡待制、張宣公，又一時也。茲教公者，言論風節為世楷，式槩有偏重，而興善守部，臨于是邦，勸學範民，隨時設施，如出一軌，何其盛哉。雍熙間，天下未有學，而睦始遷廟，建學自諫議倡之，館生師備，教養則成于文正。清獻時，則奉詔行，事顧列，郡師帥，有能有不能，二公賢者，宜不敢後。待制常紹興初，撤舊營，新固已偉矣，而門街側出，猶有待于宣公闢而正之，則自鼎遷物，改以迄於今，曾幾何時，歲紀之推

初，毫節之更禪，已漫不可考，而完圖學政，扶樹教基，亦不為無人。獨春秋二丁有祭，無樂識者，議其禮制之未具，以為大邦羞。元統元年，其歲冬，丙後，義王公，皇自汲，鄙易節而來，明年，春，躬執祀事于廷，卒微嘆曰：「陰禮備樂，為燕明，德固有典，常吾為守，臣其敢不飭以速成。」于是教授，滿子陽，進復于公。昔前任人，嘗範金伐石為鐘磬，各十有六，藏之尊爵之府，而絲管陶革，諸器色，猶缺。今當輟甯求之，抗而并致，工師選弟子員，肄其考擊，絃歌之節，惟公走率，職于陽事也。而敢以累公：曰，諸不逾時，再來得琴一，絃三，紡五，絃七，絃九，絃各一，瑟一，箏，箏，箏，箏，各一，篳篥，笙，和笙，各二，埙，一，搏拊，祝，各一，而若鐘，磬，之編，篳，篥，崇，牙

流蘇雜飾與托故之推甄咸具率師弟子朝夕肄習  
及秋藝成會上丁釋奠出而爲之音節乞諸侯文畢  
樂官師在位諸生綴行奠下誅耳動心知君和之有  
道而致饗之有容而公之于學蓋若衣食之維絲與  
粟無或忘也間即長就寢寐謀所以補敗扶傾之畧  
謂禮殿講堂役大甯巨不葺則弊易挽爲堅肯誠在  
予自長前而下咸應曰惟公所命乃以成畫授之校  
官凡梁棟榱桷之朽蠹卑任者爾求良木而更置之  
甃甃塗塗之毀頓弗吝分衆技而繕新之次而  
齋無門闔垣墉庖廩咸浚完整足反永久蓋學之祖  
入無贏技官旣殫力表率而有籍于儒者亦輸財就  
功不勸而趨皆以承公之意故也公每旦望入學延

見章逢語及仁義則語。折理納之于善言近指遠  
可服而行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亦曰見其禮  
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君子成是豈弟之  
德以有禮樂爲之具焉夫民重上者則三德可興不  
事惰淫則教易入而化易孚今公治睦而及再審知  
以柔惠撫循斯民而又以禮樂鎔冶多士所操之術  
與前是教公無弗同者特其所值之時有不同耳嗟  
乎易致者行而難致者時詩書禮樂敝之而善如此  
刑名慘徵敝之而不善如彼守其道以守其官公之  
是心同裕如也予忝公末文而娶睦壤地相聯知公  
宜人之政尤審且子陽子友也因其請記輒論次如  
右最其成功製樂爲要題曰建德路學新製樂器記

竊春秋之義繫諸位之風統凡刑善尚來者之有取  
於斯至元二年其歲乙亥冬十又二月既望謹製

浦江縣修學記

按庠序之教所以閤人心興民行其效必要於遲久  
而後見故古之善為政者每以是為急先務焉簿書  
期會刑名獄訟非不可以資富禁淫然而國之大開  
在禮與義使其養之不預戒之不夙則素絲安保其  
不緇登進有時而併化履霜堅冰波趙風靡習俗之  
移人亦何所不至聖人有憂之於是聯比閤族黨之  
衆而納之仁鎔義治之中仁義與生俱生非性外物  
也存養識察一致其力則盡已盡人莫非仁義之推  
雖以吾言哺鼓腹之民而躋之鵲巢麟趾之化之上

者何所不可然則按庠序之教其作人之效固若此  
奈之何徒視之以為飾治之具而已也嗚其戾哉蓋  
按庠序通謂鄉學異名而同義若今大州小縣建學  
立師莊而教之雖非比閤族黨之所升然入孝出弟  
有作有息固皆三代直道之民特未有以先王良法  
美意淑之使善教之使成而遂謂今之學非古之學  
亦惑之甚矣吾鄉邑浦江無名山大澤以濟發其奇  
無珍貨絕產以阜通其利在州部中介然下邑耳宋  
嘗以著令有廟有學矣自地入職方以來開歷二紀  
而餘不知其更閱幾令而其宮庭堂館又幾更營繕  
而完蓋之往：斷削朽鏝之工未斷于手而利輒危  
假之形已絕：而繼見彼其視為飾治之具者亦莫

焉若是而已則所謂以教通結民心抑何望乎爾耶  
禮義之不章風俗之日卑識者蓋深嘆而屢嘆之矣  
重紀至元：年之冬莆陽林侯以材進士再轉得邑  
以臨于茲而歲屬為飢侯為之患鮮困窮催軋姦耕  
未幾令施政舉民咸警服乃以禮登吾黨之士申儆  
之曰學為教首所為率厲而風動之者則亦有其方  
矣今制官期滿三歲即以代去教道之流行民風之  
變易吾未敢為若等望之也吾縣戶贏巨萬故家喬  
木蔭蔭猶存其思坐視吾聖師之宮傾陷弗支而縱  
吾誦經之舍胥為茂草之區以重吾會長之隱憂乎  
里有耆壽之士張某乃與松江府儒學教授吳某合  
辭以復于侯曰殿後最鉅凡飭材徵工以緝于成朝

悉吾力毋煩有司而若他有籍于學者亦相率勸功  
於是堂庭齋館門廡庖使皆無一之不理棟榑堯然  
堦城截然厥茲擢塗亞相鮮像貌應圖陞戟中度  
東西行者為之動日易觀蓋侯之究心斯學也精密  
整比軼于家政方牒訴叢書符檄瑣委謹絕墨而嚴  
刁搆且日不暇給而侯之是心經度計慮靡間益勤  
雖一搯一搗一鉅一斃必為之深顧遠者釋于安固  
而後已信之知尊夫子而欲以顯報罔極之恩者豈  
徒事乎宮廟室宇之微將有大於是者而職則未可  
以有為也侯之才敏用裕果足以彰科目得人之盛  
而一洗世儒腐爛軟熟之羞矣越明年工既告成教  
諭四明徐堉亦以月日將代謀于學之老張恕方據

朝乞辭琢石以永侯德謂予以諸生起家嘗進列於  
朝矣風人之賦述者之辭竊有志焉泮水頌倍瘠乎  
無聲微子之委而孰委哉予因有謁于侯曰人性本  
善道之善則善矣道之而善非善教乎教者因其固  
有順而道之非有所付畀而增益之也大域方百里  
之地而謂之縣有土且有民矣制為官師治而教之  
然有學必有廟又為之簡其民之秀美使合樂習吹  
舞勺誦詩以歲時修禮於先聖先師然則耳之所聞  
目之所擊既皆先王道德之容而口之所講心之所  
惟又無非中庸性教之實是道也變而道之謂之政  
神而明之謂之教：在是則政亦在是韻告所以存  
而主之者則在乎此而不在于彼焉耳傳曰善人為

邦百正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而孟子則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入人深也  
且勝殘去殺善人之政必百年而後可克己復禮聖  
人之教則可以一日而歸仁夫可欲之善與大而化  
之、聖則有差等矣予所謂按序之教其效要于  
遲久而後見者著為善之應而以常道望乎人則人  
易從何異之云乎林侯為邑於茲且三年矣其於教  
教勸學之方蓋不徒取必于卓魯之所嘗有而直欲  
全體夫克齊之所不能無孝弟之端倪仁義之塗軌  
其兆見於今者已若此其效成于遲久者宜何如哉  
侯名以順字子木在治辛酉兩科進士紹興大儒艾  
軒先生之從曾孫也艾軒之學吾鄉先正太史成公



實先得之其延昭流淵于我後之人者尚未昧也直  
侯之嘉惠吾學焉不能忘邈其源委亦粵有自矣至  
元四年其歲戊寅冬十有一月日南至記

許府君新廟記

許府君廟於其里照仁而食於其鄉以能福民而享  
其報也然則府君之得廟祀於其鄉亦應禮歟古者  
功烈被於天下則天下祀之被於一鄉則一鄉祀之  
被於天下者禮法施於民勤事定國禦災捍惡剛  
封為上公祀為大神者皆是也祀於一鄉則若鄉先  
生之歿而祭之於其社與夫桐鄉之奉嘗河陽之墓  
祠生有道德歿有美報尚皆人心之不能自己者然  
耳禮非一定之謂去鬼為廟卑之為鬼尊之為廟：

之為言貌也朝踐饋熟報氣報鬼神之則其道隆禮  
之則其物備府君以捍城蹈難而死其爽赫然愈遠  
如存矧子孫世：里居則廟而祀之蓋與他姓異矣  
府君里人晉許孝子攷之高孫諱瓊字世英具材勇  
有智略而尤精于騎射宋宣和間睦寇作攘擾邊干  
府君慨然招集丁壯自捍禦其鄉遠近恃為一障三  
年春盜兵徧城郡守廉知府君之有勇智而可倚以  
為用檄之立郡與盜逆戰屢挫其鋒盜為引却郡上  
其勞補東義郎尋攝郡事盜方日益兵攻城勢甚危  
棘而城中兵寡力竭左右無援府君率精銳併力衛  
之自朝至日中殊死鬪殺相當府君遂以戰歿屍僵  
立如生猶能載所乘馬馳歸家明年降于鄉曰為廟

祀我巖閣之陽初府居在時里有淫祀為厲于人  
患苦之府君命左右將撤毀若有物陰掣其肘者衆  
呼府君名乃訖火其棟宇而厲亦尋熄府君之以正  
除邪以剛濟難神而明之生死不貳固有皎然而不  
誣者矣自巖閣有廟而水旱之祭零兵冷之禳却災  
疾之祈禱民畢趨之二百有餘年於茲府君之有德  
於民與民之有報于府君誠之至而禮之盡也萬廟  
位置湫隘與事稱八世孫熹嘗議改作未及為而  
卒於是其弟熊取為已任而拓基營財鳩工輸費一  
毫不以累諸人先中堂次外門次廡序合之為屋十  
六楹間而廟制具矣枋榱髹堊象貌儀等內外踴  
視舊加倍而熹于怡尤能承志以相其成起工於重

紀至元六年庚辰之冬十一月庚申明年至正元年  
辛巳正月乙卯而工告訖功能與怡既率族之羣從  
子姓具牲牢醴齊饗廟行禮則又疏其事為狀介其  
友朱君震亨來請予文其言曰吾祖之德之烈有以  
信于其鄉矣然予懼其昭之于外者未備也伯子詩  
之而吾祖記不朽焉乃具論之且為迎享送神詞一  
章遣熊使教其子弟歲時按抑楚聲歌以載祀于庭  
尚有款哉其辭曰

西長山之業茂兮崑崙屹乎東峙上娶女之炳靈兮  
下分疆于星紀羣岡陵之升降兮若輻銜而輪倚焉  
邑區于南下兮畫澗溪之青駛若景氣之中塞兮若  
有人乎庚至神變化之無方兮睨鶴城之良是冷風

馭而雲輿兮忽而來修而逝孰祭享以安予兮啟青  
宮之崇祀簪牙磬其鶴翔兮梁招旦其虹委神昏懷  
而容與兮孽挂枝以淹晷崇禦寇之不利兮城塊覆  
而無隍縮九嶂於鋒鏑兮日吾得死所其美傷義烈  
激而不舒兮曦暉為之晝黃縹介馬之卸羈兮載屍  
鬼而還鄉肯回陰于野土兮氣蒸：而發揚為昭明  
庶蒿兮一機籥之翕張引列星之燦爛兮播卉木之  
敷芳此百物之精兮亦反陰而為陽稽其實之本虛  
兮回神道之維常愴予懷之耿：兮屬圭臬而合蕭  
光有牲盈俎兮有醑盈觴巫已以屢舞兮被雲衣其  
章：神安娛則錫之羨兮歲胥樂于金穰沴消兵瘴  
兮黃鸞無失民獲承祀兮拳承與羊殭寸誠而歸美

兮屬帝祉之靈長綿太岳之道休兮尚變世其彌昌  
柳曾撰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五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六

序

吳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汲郡張公自始仕好蓄書洎通顯矣益縮取奉錢轉  
市四方積三十年得凡經史子集若干卷既以藏之  
其居共城蘇門百泉之上而類次其目錄如右延祐  
三年公叅議中書省之明年曾來京師嘗容授其家  
聞乃得其所謂目錄者而觀之蓋其所儲自五三載  
籍外羣聖百家之言咸在亦既嚙嚼其腴澤而撮其  
大者用之天下

國家其緒餘則以敷道後人若公之心可謂無累於  
書者矣然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上下數千年宇宙之

運古今之會相尋於無窮者至摠也帝王之盛道  
在人心固莫非全書而秦之煨燼秦自煨燼之漢之  
表章漢自表章之書無毫髮損益也自時廢後執識  
緯以談經而經始離黨私門以議史而史始誣傳註  
紀述之家蓋蓋起矚興千百古人不啻雖以向歆父  
子之錄畧班固荀勗之甲乙元嘉之有部崇文之有  
目僅止於一時中祕之藏而已况夫世變不齊文字  
日滋吾而持數寸之指欲以殫窮其名類吁亦狹矣  
今公所聚之書浩穰若是則語而稽之固其勢有不  
得不然者而豈特之云乎抑聖賢之精袖心術寓諸  
書其言道德性命至矣而制度儀章於今尚幸可考  
莫詳於禮樂夫既載之詳而又原於人心為易入

則伯夷后夔之教是直旁薄洋溢千萬世而一日也  
然五禮六禮之殊倫五音七音之易位遂有取其進  
退俯仰高下清濁之數一切紛更冒亂之用綿綿以  
易三朝之儀因同室而奈都宮之制上蓋之俗微於  
鄉飲之不修成人之道息於冠禮之不講至論鍾律  
則鍾黍既差均節何有五量三統已因之無所適主  
雖奉常所肆亦且弊於龜茲之部梁園之伎而鄭  
衛不足深矣嗚呼亦安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之說  
其流遂至於此耶此有志之士鼓鐘禮樂之興而唐  
幾乎人心可正世教可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  
可得而致也今  
上而鋪猷叙倫之

君下而明理宣化之臣大廷之議顧必有及於稽古  
禮文之事者聖賢遠矣精神心術所寓條在書網在  
錄可槩舉而將之也非公之望而妄望哉曾之淺學  
何足以知之輒因序述而竊有獻於公焉

東亭圖序

代趙承旨作

東亭圖：東亭之景也。凡亭之景十數而不以名焉。  
亭最勝也。蓋東南出古邢城三十里許有村曰膏村。  
是為魏國張忠宣公家別墅。而東亭以方名。則今大  
司農彥清父之為之也。壑崑於村亭最於墅。有林  
有畦。有堂。有廡。有百泉之流。有蓬鵲之山。浮嵐動靄。  
朝晏夕狀。頃刻萬變。亭蓋一舉目盡得之。亭猶圖也。  
圖猶亭也。始張氏之上世。應宋金隱約。於是村者百

有餘年。迨忠宣公以宏村偕略亭。

世祖皇帝出入省寺為時名臣。而今司農公尤以文  
學被遇。

四朝扶躋第一班。亞疑丞真詞。謹論嘗簡。

上知村之壑雅莫不誇艷。公父子以為村榮而公亦  
以謂此水此丘吾先人所嘗釣遊水涼木木吾無復  
史忘也。故自忠宣公去治第於城而猶即村為墅。其  
後公以魏國太夫人服舍官歸墅居。遂築斯亭。端曼  
請禮外睇瞻白雲行撫嘉樹。此崎之思終焉如新。厥  
今身在。

朝廷乃心。圖不在林野。問嘗指圖而論。余曰。吾有是  
圖。猶其有是亭也。圖在手。即亭在心。雖然見圖而不

見亭則圖為實亭為幻也見亭而不見圖則亭為實  
圖為幻也子能以莊語序吾圖實因為幻而幻亦為  
實也余復之曰可圖者亭而不可圖者非亭也圖者  
其幻而不圖者其實也方公年盛氣壯又得遭值

聖明藻火

鴻業鋪張

大猷是皆有青於公之身止天地間肖翹之品動植  
之類直公圖繪之一物則夫記一亭一豎於粉墨之  
微以幻為實而尚欲余言系之抑又何也公之家其  
先德之隆世澤之滋則固千載一時之勝而其實直  
非圖所能盡者余之七言乃其所以為幻也畫言為  
誰勳丘揚先祖也序言為余吳興趙孟頫也

席御史文集序

監察御史元城席公辛三年始莖肯為文以銘其宦  
又從其家得遺藁雜詩文若干篇公之文渤海嗣君  
時亦為御史閣公無主後將刻傳之而贊為之序公  
之學蓋出於紫山胡氏涵濡義理之真而含咀道德  
之華初不為葩樹粉澤以飾豔逞巧要自致於用而  
已居京師十餘年始得即袂丘而曹局乃無一事雖  
食糗糈艱薄蓋甚然其氣更慮澹終不肯希寵藉勢  
一跡肯人門戶獨其融悅時益之餘時發之聲歌  
無所病於心故無所失於言大抵醇如也又十餘年  
入御史署遂有言肯于時嘯詠之情亦少減矣而忠  
誠惻悌凡所論建於

國體民命尤懸。為不幸多病卒不得伸其所言以  
歿而賴以有存者獨辭焉耳學而不能自致於用豈  
非命哉考其辭而知其心則公之學要為不悖於其  
師矣乃若嗣君為朋友之諒生死不爽汲。然欲公  
之言傳世信後其誼可尚也已詩曰惠于朋友庶民  
小子嗣君其知改者乎延祐七年三月十三日國子  
助教東陽柳貫序

閻氏嘉禾堂詩序

宇宙間粹美純和之氣彙作發祥因專萃於人矣然  
而地之所載神之所形或亦間見於物。豈能偏勝  
哉殆氣之盛而不過有倏然而相感煥然而相符者  
是則為可証也始余知讀訓典見周書所列歸禾嘉

禾二篇蓋亡私則以為成周盛際其氣之磅礴洋溢  
既已萃而為周召毛畢若而人則夫物之遇於斯時  
者為皆鳳凰歌皆麒麟木皆連理而禾皆同穎復矣  
疑哉是區。一禾之瑞史乃屢書之辭雖闕而下。  
報上之義實備有傳焉則其盛而不過又可獨歸之  
氣而已也夫亦思厚之澤洽于品物者如此而人不  
得以專之歟歟今文軌四同聲教旁沾凡人才之翕  
聚固已上軌姬孔而下隨管商矣宜其草木之英華  
暢為美瑞曾見複出以章。乎氣化流行之盛而卒  
未之間焉余蓋從之久延祐七年余與西蜀侯巖亮  
甫並客京師間為余道汾亭閻君跼御我友也去濬  
陽令即居成都疏禾于圃皆同本異穗而歧為八九



至於無美民謠言曰是祥也閻君能獨有之子則以  
狀白于郡于行中書相臣曰休哉盡以是美歸之  
天子庶幾有

國之禮符而戎等與耀榮焉乃驛致于京時

仁宗皇帝方齋居嘉禧殿事間以示宣付史館亦既  
特書諸策傳示無極君復修

上休德即名其堂嘉禾堂蜀之勝士若剗之間人往  
：聲之詠歌以斧藻閻氏千載一時之遇於是君改  
今龍游其子敏道亦辟掾雲南行省適以事來將便  
道過家奉觴登堂絃匏諧詩以為君壽子能序之則  
敏道是求為益有過矣余聞閻君仕蜀三十年能以  
清慎致名譽百子五人坤：自喬抑胥子余前所云

粹美純和之萃蓋以氣言也盛而不過或於其人或  
于其物是皆感之而至觸之而應莫之致而致之一  
禾之瑞亦曰自夫閻氏有始而豈一家一鄉所能獨  
當之哉余既尊其所聞而信其理有實然乃為之序  
先焉謂余為慕卜者則制之以懲其僭可也冬十有  
一月朔東陽柳曾序

### 送劉宣寧序

昔劉君將令鄱陽仙井虞先生序以督其行蓋未成  
而遭太宜人憂於是服除吏部再調君宣寧宣寧為  
縣隸大同府晉戰國趙地漢屬雲中郡高祖追韓王  
信至平城被圍白登後魏道武徙平城都即皆其處  
按圖在單于府東南而雁門馬邑東北唐稍於邊境

置使節度經略其北去雁門三百里有曰大同軍則  
府號大同或沿是矣今所統縣有雲中猶用漢舊郡  
名明其西雲內州非郡故地特不知宣寧何自始縣  
豈遼氏有國升府為西京在其時於初其域臨西北  
邊民生長騎射閑而警於戰關挾望彎弧乃取雜耕  
牧塞下人謂其風氣勁武俗習堅強然以文法吏治  
則若求濕何也及

國家聲迹龍荒奄綏方是時則大同視台畿輔雖並  
建藩王藉兵守固而疆場不驚鼓檮無警乘及百年  
革恢而恬易悍而柔征：燕弁服而談詩書自同齊  
魯之人故一有賢令長沐之以小惠則愛戴感悅不  
啻乳兒之於慈母宅土司牧而有社有人蓋無昔之

難而於今為易：矣嗚呼是孰知

累聖休照涵濡之至於斯乃所謂必世而仁者乎予  
聞

朝廷歲輦粟膏和扶忙安諸倉至八十萬斛而屯戍  
將士才免饑色粟卒乘之名教計道路之工備大同  
一府總其凡而所部州縣准其役比年孱役人畜踏  
死道也者過半有司下急符責備其家一不赴則則  
官若吏或受譴呵賴二三大臣畫策更制悉出戶  
部茶鹽引募有能自輓自輸者入其粟而授其券夫  
既捐利以予商人則餉道之流雲委川會有不脛翼  
而飛行者矣比見行邊使還言困庾之贏大約足支  
三四年而山西八州去秋極豐菽麥被野收收皆一

鍾民去震撼擊撞而就休息安養宣寧方百里縣然  
化易享而治易致殆莫宜於斯時也以劉君之敏裕  
而又得時與地而施設焉則起卓魯以從之遊尚何  
愧哉方今中臺御史外部廉訪使者皆得承  
詔察舉守令歲上其名迹于  
朝有由小邑超授大州者吾知劉君必不釋於為士  
之輩矣夫考土疆而徵民風令之事也予雖不識劉  
君而樂為君誦之以虞序為足信然而又欲吾夫子  
學道愛人之訓對白於世於是乎言

送王吏部養憲燕南序

河北存饑而屬去秋大雨水鎮定瀛易固同其患矣  
然太行以南壑谷諸流乘高且灌治河而下合滹沱

滹陽二水奔放橫溢焉將澤鎮定而後被于瀛易向  
之禾壘既化盡坎則為是數州之民生意殆極斬  
廟堂聞而憂焉乃輟朝士往視其蓄發粟勸分凡以  
安活之者幾無遺策於是臺臣又言曰燕南廉訪使  
者治鎮而定瀛易皆其所部今民阨於飢去食新猶  
數月不有以厚衛而深養之譬諸人已瘡痺氣一散  
收全無日矣其議選官以聞而吾友王君景芝曾由  
吏部郎出登其使事紫衣金魚承  
命即行都人推臺咸一口言是嘗持御史節按河南  
肯擊巨寇去之用是廉問一部豈可犯哉然景先儒  
者平時不務為矯亢之行而獨遇事英發以謂  
天子方張治具而卹民隱顧容一臬鳴其間使善類

載：不遂誠若吾節何人徒見其排之：力而推之  
易不知景先之心亦行其所無事而已况今熙寒  
於既凜濯煖於將殘若安終焉急則中絕緩則屢慢  
矣本之學術之正而賢之試初之米所為排節捍忠  
之道一誅強勉授之心也而有異乎夫是數州之民  
其母以困悴為傷而覆用自慙則知  
朝廷慎簡憲臣之意蓋在乎此然予特懼居之慮將  
不能久專茲却以叙於其別先序以為信至治二年  
四月九日東陽柳時序

理成隱居圖後序

吾鄉朱叔晦先生在咸淳間為名進士矣中涉憂患  
要自比管寧陶潛而有志不遂乃復挾其恥：者北

來京師又自視如撥雲二氏入洛時通侯青卿見輒  
憇為先生曾不肯少降氣抑辭久之得試江東一縣  
而歸雖身裝章服而心遊滄海則故時人靜者也其  
居理成林岷最窮墟井參錯間嘗以理成小隱自命  
東平張公夢符為以意圖之御史中丞劉公中書左  
丞馬公而下咸以意詩之或曰先生非克隱者歟則  
便而笑曰吾未嘗隱而亦未嘗不隱然謂我克隱則  
証其後去越之上虞今徑歸理成嘯詠山水間十餘  
年以壽終固則是而人則非矣昔子未成童先子方  
謁叔國子博士施公歸忽抵其几愾然曰吾鄉綜名  
核實之學自源徂流大抵猶一日也公且老下是則  
朱叔晦伯季庶其似之乎時未知言也竊識於懷稍

長獲一再見先生聆其論議騰蹕今古鈞貫純聯如  
張樂廣廷高飄羽揚律宣呂旅徐而按之莫不冷然  
赴節然後知其本之在是今先生伯季與先子俱下  
地而予以庸虛偶茲

昌運躋登儒館仰前徽之未遠慨鄉學之寂寞輒因  
披圖為誌其末九京士會予安得而起之蓋予亦將  
隱矣至治三年夏六月十日東陽柳貫序

上京紀行詩序

延祐七年貫以國子助教分教北都生始出居庸踰  
長城臨灤水之陽而次止焉自夏涉秋更二時乃復  
計其閱途覽歷之雄宮藥物儀之盛凡接之於前者  
皆足以使人心洞神竦而吾情之所觸或亦隄口成

詠第而錄之摭三十二首噫置窶家之子於通都萬  
貨之區珍怪溢目收攬一二而遺其千百雖欲多取  
悉致力何可得哉曾越西之鄙人少長累遭家難學  
殖荒落志念迂踈顧父師之箴言在耳常恐焉弗勝  
乃茲幸以章句訓故開廁西廡之武以竊陪從臣之  
末

龍光炳煥照耀後先山川閱奇振發左右則夫紀載  
而鋪張之有不得以其言語之無拙而併廢也今朝  
夕俟汰庶幾退藏田里以安遲暮而諸詩在葉懼久  
已去吾友薛君宗海雅善正書探囊中得舊紙數板  
因請宗海為作小楷聯為卷豈直歸誇田夫野老以  
侈幸遇之萬一而顧瞻

鼎湖薄天萬里道弓之痛有慨於心尚何時而可已  
卯後三年至治三年十一月五日東陽柳貫自序

高氏四子字序

木之於植物類也而自芽蘗之微擢之以至於盈把  
而合拱則雨露之所滋息地力之所培養以能沉遂  
其才而為繩墨之所不舍蓋觀於其初而知其末之  
所至則夫牛羊芥斤或得以闕其生而毀其全者豈  
木之罪哉徂徠之有松新甫之有柏木之園也公輸  
梓慶一日過而斲之則下者札凡卉上者干青霄其  
離立錯峙於吾前者用之而有不盡焉然後知才者  
天之所予其條達營茂於先正以為落華就實之地  
顧其本之則如何耳易於地中生木之象曰君子以

順德積小而高大夫小而能大由其積也積而能立  
由其順也故小積者大積之漸大順者小順之形枝  
葉之擗銀抵之固也上極之崇中題之正也然則本  
於木性之初而知夫木道之必能以有行者周易之  
機也學者進學之功其亦若是而已詹事長史太原  
高君既充其所自得以顯融於時而又將進其四子  
於學則以其名問字於予：嘗觀於木而知其所以  
為升乃即其四子之名而為之演繹其義以申告之  
故有本則滋誠之立也本而不端末斯迷謬字本以  
孟端易粹而榮仁之實也生意流通全德弗昧字榮  
以仲仁植立於甲物之則也匪植之剛其何能去字  
植以叔剛上衡維棟極之義也陰之又陰協於中矣

字棟以季隆曰端曰仁履吾信也曰剛曰隆思吾順也知升之時則知學之序所為稱物之小而取類之大者以吾字偶君名其亦有道義否子雖然父子之恩天之施也一考一折無形色之者而氣之滋至莫不思其始以厚其終焉故君子之教惟木為近而君升之順德漸之善俗蓋無非木道之用是則高君取之以命其子之意也惜乎予之言不足以據發君之所蘊而本嘗以曾子從子受經則其義有不得隱焉者矣深體而密察之是在四子而已予何言哉

開元宮圖後序

右開元宮圖一卷宮本宋理宗女周漢國長公主第在杭州清湖橋西第成於景定辛酉公主嘗以是年

下嫁駙馬都尉楊鎮其後公主薨鎮徙北上逮至元辛卯而籍於楊氏三十年矣道士冒得之為宮用其法塗壁繪治又三十年當至治辛酉燬于火天運纒一周而廢興盛衰不可復詰者如是：圖所載凡皆楊氏之舊而宮之制不與存焉志其變所以無忘其始也初理宗無子度宗自福邸入正儲貳而謝皇后女獨有公主兩宮最所隆愛有司希旨為治第帷帳供御下乘輿一等居半歲猶以遠掖庭更卜和寧門東穿垣垣為直道內官宮婢朝夕通饋問而是賜第在清湖者惟居楊氏母方己未庚申間賈似道振旅還朝以功伐自詭上下蒙蒙諱言邊事視襄樊秦蜀之膏腴不能貸土木文繡之輸將拳騎保淫卒至兵

燹存起而毀之存止遂弗可復計况夫第宅甲乙去  
故即新僅若擗蒲之一擲者乎雖以竹宮挂館之名  
易珍臺琤室之舊而祝融回祿猶眷焉顧之豈將與  
昆明灰劫同盡而後已耶抑審休迭王之在天者人  
力果不足以勝之耶不然鳳簫既遠絳節時臨嶽靈  
川后職其禁訶後除獨何為者耶是數之不能不然  
而物固其中予亦不得而知之也作圖時宮則未燬  
其堂榮牖戶森竦邃密矩引繩聯纖踔鉅感精歷算  
者不能為之羸縮而臺亭沼沚瀾廢過半道士頽損  
益之然大略可想見已肩叟真人今主是宮方更為  
宏敞以脩祠秩初未竟會朝京師以圖示予：嘗竊  
識其舊乃為序篇而凡有得於黍離麥秀之遺聲者

繫次其後焉泰定二年五月廿三日東陽柳貫序

齊太史春秋諸國統紀序

說春秋者知聖人經世之法寓於一筆一削之間而  
不知假魯史以著侯國之行事其盛衰離合之端其  
成敗是非之迹有不可掩天子魯人而魯實周之宗  
國幽厲傷之舍魯奚適拳：是心夫豈得已然而王  
必曰天王正必曰王正所為託始於茲以深示撥亂  
反正之道蓋常若文武成康之臨乎前而典禮命討  
有其宗非止於詳內略外而已也經之所書有常有  
變常者固不可變而變者則所以為常晉王人次封  
爵此常也主會主兵謀從謀逆則幾於變矣先後之  
倫或殊號名之實不異以宋齊晉衛而偶秦楚吳越



則伯翳鬻熊之宗太伯仲雍之胤夏后氏之胤桀之  
狄通何少恩哉道在中國分義猶存故能遏亂略於  
其始及其既散則大權下偏外曩日侵誓盟征伐彼  
得專制進而序列抑以志變聖人一心儼如天日造  
化權輿見於特書屢書將使萬世之遠臨之而懼謂  
其班王室於侯邦薦衣冠於左社不知言者也昔自  
受請竊疑列國之事豈皆史官承告所載要之據實  
立文各有其本而青牋榮辱更考不誣春秋在天地  
間視周猶魯視魯猶列國以為魯而作則始隱終  
哀而原於典禮命討者果為天下乎抑私一魯乎艱  
難離宗不幸學未成而廢矣比來京師常翰求之大  
方以祛夫惑見而沙鹿齊先生之言則曰春秋以同

會異以一統萬蓋始魯終吳合二十國之史記而為  
之者也間嘗叙類成書曰諸國統紀降周於魯尊為  
內屈也先齊於晉以霸易親也繫荆及吳懲僭以正  
也其道名分之意所以經緯乎書法義例之中者則  
亦先儒引而未發之奧云耳予何言焉昔既得而誦  
繹之復次其單陋質之先生以自厲謂予嘗知春秋  
幾何不為孔門游夏之罪人哉嘉定二年八月廿一  
日東陽柳曾序

嘉溪圖序

太原既稱山水之圖而嘉溪以地配名宜絕勝矣其  
地勝故其產不凡珍卉異植雜羽毛之物不能以獨  
當之而勁正環特之材往出乎其間詩曰瞻彼旱

麓捧摺濟：又曰楚彼玉璫黃流在中明沃土無瘠  
品美器無褻味然則論其人而不本之其地可乎予  
友段君某其居嘉溪宦遊于南每亟通溪居之勝所  
至即以嘉溪自名其堂亦不忘其先也蓋君方從事  
於江西廉訪使者之府用清裁敏識致聞于時其駸  
：垂要以需為

天朝羽儀固若探囊而取物將未能終有是溪審矣  
然溪之閱於昔始於今者由君發之則溪非有麗於  
君而君亦非有傲於溪也溪之水可以濯君之纓溪  
之石可以厲君之齒其鯨可以膾其毛可以為不辱  
以愚不亢以庶媿其德頌其名雖全體乎勁正瓌特  
而謂之嘉於君何勝哉夫尊其所出仁也知其所擇

智也予於名堂而知君仁智之兼盡故以意圖之且  
序以膏之而因以賀茲溪之有章也引聲而歌詩人  
之義將毋以予言為夸焉

憲幕請公送許仲謙北上詩序

滑臺許君仲謙為廉訪掾湖南北江西王府考第既  
成遂將陟明天官之版於時江幕多才彥咸習勇賦  
詩期君題大以詭吾府得人之勝不鄙蕪陋授簡請  
序子曰李唐盛世最重同館之好遇有行役必擇名  
園廣榭張飲取樂徘徊瞻眺日晝繼夜推詩籌酒令  
次舉迭發於睽離闊別之中而其情文所至將已不  
已常足以動風人之逸思章太平之休觀延及于宋  
聲徽未殄篇什所在如攬畫圖故夫因人論世者往

：有取於斯以為治教之成此其驗也今吾府建治  
于洪而凡江右十一州所部之政令皆得考察其臧  
否而以時剝舉之方膺使之賢飭正官常修樹風紀  
而擇厥秉翰之英又極東南妙選鍾呂調均冰玉照  
映草豎鋤暴威懾化行鴻聲淑譽洽于中外仲謙乃  
以是時首名爲書而並遊羣俊復能追求典禮示之  
彌文以風厲當世自余觀之所爲期之踰大以託其  
得人之勝者夫豈私一仲謙子哉然則微仲謙之潔  
廉不能以承賢使者之殊知微並遊群俊之宣樂不  
能以疏仲謙之華問而余茲序述特以當異時和鉛  
吮墨之深肯駕蘇馭於虛空遡焦鵬於寥廓予於仲  
謙有後焉耳

義烏王宰二子字序

爵於人之朝者其等五曰公卿也曰大夫士也公尊  
於卿：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矣其尊匪公莫卑匪  
士尊臨乎卑勢相維也思統乎尊分相承也至於勢  
分不能以相形而才德之論立君子蓋有權焉權非  
其實之謂也迺若古之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則所謂  
名者也天下信之後世稱之以有其實焉且昌黎韓  
子唐之名史氏也論其兄會與其友盧東美張正則  
崔造吾談經濟而以王佐自許當時謂之四夔是四  
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固已許其與夔臯者作緣韓  
子之論而高四夔之行君子蓋有權焉權非其實之

謂也然則處而未仕既許之以王佐之才又因其才而遂予之以其名亦何所不可哉晉寧王君出幸烏傷之明年子過縣境以客禮見君：見其二子而問字焉子間與二子接受其氣爽色莊學端識敏年不可及志不可及晉梁綺紉之習不設于心不游于慮雖出入虛閒志泊如也問其名伯曰輔字公輔仲曰弼字公弼其所取義則一辭不肯而意已獨立有足嘉矣然子則以為輔取特魚之意而弼者承弓以致其用者也皆有資於人而人亦資之以為用故以是二言偶諸疑丞之間以為王佐之別稱人之與物有異用哉夫以二子之醇質美行進而之用無不可者冠而筮賓獨以二言製為之字又首以公輔公弼之

一辭所以期之遠且大者亦曰論其材實可以為公之輔為公之弼云耳豈有是輔弼之才矣則由士而進于大夫若卿歷階而躋簡序而立雖同升諸公皆已分內事耳孰謂權非其實哉不然知言如韓子又何為直于四反以四變之名而史遂著之以為實耶因書以前二子而且以諡之君焉至元四年冬十又一月甲子蜀山居士柳肯序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七

序

蔡氏五慶圖詩序

自養老引年之禮不見於庠序而家自為政人自為俗雖以君子庶人之老貴富有於其身者曾不得隨年為品以享夫豈勝常珍之奉則徒行徒食猶為限於力制不獲已然也至於與之疑年而辱之泥塗抑豈先王示慈惠訓孝弟意哉夫以五十也杖而不從力政八十與之杖而復其子九十就問焉而復其家所為引戶按年隆禮備養而優游於侯道之中者或不能得之於上而子孫燕私之際乃能時其涼燠蚤莫之節適其肥甘輕煖之宜樂其志以不遺其心則

亦一家之曾閔一鄉之四代而已學者謂其有仁義之施焉錄而著之固亦網維世變之一機也泐東燕訪使者治吾婺自予歸里亟聞其孫蔡君。美之賢聞雖一二見終未悉其所以賢也今年夏忽以書致吳郡朱澤民所為作五慶圖要予序蓋君美世家餘竹而僑居雲間大母徐九十猶在養父檜巖翁亦且踰乎楚萊兒戲娛親之歲矣於是君美復有三子三孫蘭菲芝桂服和襲順每時節上壽五世一堂陳饋羞者休有令儀天之嗣綏蔡氏厚矣而君美又能不薄其厚既託之繪事以寫夫不可名言之盛復求能言之上聲之詠歌流之管絃以章茲一門休顯之符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

然則天之厚君美者寧獨其身而諸君子之所以為君美厚者又寧獨於其一人一家哉顧今養老引年之禮失於庠序者如彼而得於燕私者如此則孝弟仁義之端斷自君美發之未鐸采焉彤筆書焉若畫與詩興夫不腆之言則亦未為無徵乎爾

江浙行省左右司題名序

行省得盡地統民其職制跡內中書而合左右曹為一司官號宰屬署郎中員外郎員四都事員三率用省臺名臣凡外廷之謀議庶府之稟承兵民之號令財賦之簡稽左右司實贊其決而宰相贊其成焉重其任故隆其選也省以江浙名而治於杭者有地方數千里統名城三十三在江以南屹為巨鎮而土貢

方輸之歲上京師者尤為天下最矣夫自建官以來  
由是而調元控路執法南端者代不乏人蓋其學相  
事業彰於既試 朝廷信之天下賢之後世稱之其  
所自致如是官豈能以重夫人：能重之耳至順三  
年蒼龍壬申之歲魚臺賈君東垣袁君臨沂王君實  
居是官而揆衡丞弼適皆一時廊廟之良筮鑄協和  
金玉春應職修事舉方面晏安因得考求故實彌縫  
闕典既列今任人名氏鏡諸樂石而前是之嘗官於  
是者亦併表而繫之且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之繼書  
焉嗟乎江浙之有行者行者之有左右司固有國之  
常經而斯民所恃以為安者也今為官紀人而其人  
之所以不朽而常存與天隨世湮滅而無聞者則有

在矣傳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然則宦轍之更代往過來續新：無窮前修  
之軌躅即方來之監視指日具嚴箴訓斯存有官君  
子尚敬之哉

朱節婦吳氏序

婦人有一熊之禮有三從之義守以弗失惟其正焉  
然而萬有一不幸嗣盾未立奄喪所天迺能免夫入  
室之嗟泛遂承宗之託君子之論亦烏得不表而著  
之以興信厚之風以振衰末之俗夫豈為一匹婦私  
哉武唐故亭魚臺下邑其地在高平方輿之北通聖  
人之居而漸涵聖人之澤其來尚矣民有吳氏女生  
十七年嫁為同縣朱某婦入門而舅姑善其祇順嫻

黨化其穆雍儲真無違禮內外無違言閏六年某以  
疾終一女生再暮父母舅姑憐之為謀改適吳注涕  
垂胸引刃刳臂肉雜燎香鼎中以死自誓曰夫既以  
身事人而有二心即已何以見吾夫父母舅姑亮其  
確誠不能奪及終喪益嚴孝養而自力於機杼教其  
女使服女事擇所從必於良族始吳將歸未時妾張  
舉子數月已而張亡吳躬為保撫恩意醜郁人不知  
其非已出也壯授室有女三歲年二十五亦竟卒吳  
既請於族眾為立後而尤愛鞠其女方舅亡姑老寒  
則以身溫其衾席食飲必具旨甘姑嘗瘡瘍發手指  
節間痛甚吳旦暮為吮瘡傅藥瘡尋愈人以為孝感  
蓋得壽八十三以沒朱氏素艱儉而吳惇然一婦人

幸哉有庶子又查天微吳婦則父母無所藏而祚胤  
無所承嗟乎禮義人之大閑學為大夫士猶鮮克真  
知而允蹈之則若吳婦之堅節特操深智遠慮雖天  
性膏然而其上風近厚固不為無助尚可堙沒而無  
傳哉江淞行省左右司郎中賈居惟貞朱氏壻也聞  
為子道其外姑卓行如是故竊為之序以俟夫觀民  
風者采焉

宰淵微挽詩序

淵微鍊師與京兆杜原父為方外友前是二十年予  
因原父識鍊師見其矍形華髮葛巾藜杖相羊湖山  
雲月間無求於人而意每自得以為依隱玩世若吳  
宗元：丹丘之倫其制行未必過是也原父比辭微



栖遊武夷山中閒以書來招鍊師鍊師攝衣偏屣欣然赴之至未旬浹一旬化去鍊師之以死託原父與原父之能承其託亮哉是心矣夫今原父卜山中左渠源之竈奉鍊師冠劍以藏而虎林遊居之英苟知鍊師者咸相率寄詩以相縛者之謳蓋得如干什焉鍊師揚產而遊方之外其居虎林最久交天下士最廣肆今御焱風以上征顧名山而一息其神飄如鸞鳳之薄乎重玄豈復有悲鳴踴躍之意而諸君子者因其不能自己之情形諸聲嗟氣嘆之間壹是屈平遠遊郭璞遊仙之遺韻不為蒿里蓬露怨復惻但之新聲凡在編者皆可傳也哀死有詩：則有序自三良黃鳥始然則序而傳之亦可也瞻懷慕卜厥有

序義予之厚鍊師豈在諸君子後哉予別東陽柳某道傳也

### 金石例序

六經唯春秋有例謂其以一字制褒貶可舉此而通彼也史氏用其法載言紀事故亦有凡有例然春秋寓聖王經世之大權太史公倣之以為史記徒例云乎哉自先秦兩漢而下論譔功業為銘為誄著之金石其齊家侔乎春秋其銖量槩乎史氏使無例以為之統紀則漫且靡矣金石例之作其殆得諸此乎昔予入教國子潘文簡公以集賢侍讀學士領大司成每休暇造公見其簡冊紛披筆墨交錯稍即問公此何為耶公曰吾修金石例彙聚既繁資取亦富固若

是耳予甚疑焉以為言之精者為文推原事始究極物變抑揚開闔傍通互用求之於例：盡則止孰若求之無例之例為有得乎方將從公寤疑而公歿於是餘十年笑公之嗣予同知嘉定州事某延出斯文言將刻梓以承公志請予序予蓋始得而觀之斯例也先括例次類例取於韓氏者十常八九謂韓之鉅文起八代之衰蕭而反之於正有春秋屬辭比事之教焉而例在其中矣懿哉公之用心也肆今而後治全伐石誅德銘功示一王之製作垂景鑠於無窮則斯例之傳其亦有功於韓者哉由是而克之雖至於春秋史記可也元統二年歲次甲戌春正月七日東陽柳某序

俞器之詩集序

鄉友俞告器之既冠流離燕薊間閱其生之不淑而悼其志之莫伸間則作而言曰困而不學民斯下矣予世之困者由困致亨有學而已因自夙夜鞭辟於學久之登名天官有仕資矣凡其窮居獨處卓行遠適所感有處舒所逢有離合壹發於詩而和平淡泊之音見於言間予是以知器之有致亨之具而詩其寓耳延祐初予客京師器之亦自餘暨代還益流落不偶而氣足以昌其詩者固未嘗餒每一過從則呼酒引滿取自作詩歌吟貫勇為樂洎予入教國子而器之懷廬江今尹章南出矣又數年予遷奉常則聞器之既受代即死廬江器之無子其婦羅氏數千里

奉匱還買地卜葬且為之立後凡所以紀經家事者尤盡心焉今又將刻其所著詩而請予序其篇端羅氏之不忍遂死其夫如是哉羅氏故翰林直學士羅公漢臣女始羅公得器之於僂辱中而妻以是女於時器之母子未相聞也于後器之得官歸母尚無恙羅氏之致養於其姑者甚謹蓋器之：遭兵禍以有母故器之：以身殉孝記全其母與羅氏之欲表其天以資不朽是皆天與民彝之所以不泯而常存者也况其詩之有關於世教者讀通鑒諸作真得史外傳心之要雖欲不傳得乎器之凡行有翰林應奉黃君潛所次俞孝子傳在此可略也

送段吉甫州判序

科目取人之一路而其消息盈虛則視時向背唐宋盛際固嘗屢得其機矣糊名考校之法雖詳且密而已與夢卜求賢之意同一轉移傳曰當其可之謂時：之所向人才之進退有慨於心故自延祐設科以偏之獨於人才之進退有慨於心故自延祐設科以來觀一士之升名則喜見顏闕以為人才國之元氣封培護養至於有成夫豈一日之稍警諸稼穡減裂而種之鹵莽而收之望其困倉之贏烏可得哉始予未識吉甫而讀其所為詩氣浩而志充聲長而光潔知其中之所存有不屑：者焉于後吉甫舉於其鄉上南宮得高第予客京師吉甫不鄙定交予意吉甫出賦燈棋月析之詩入吟絲綸鐘鼓之句為日久矣

今年春予以流落不偶薄遊中吳則聞吉甫諱常熟  
州判官受代將北上錄其近作數千篇寄予孟恬夷  
容夷悅可心目予是以知吉甫之優於政而達於詩  
雖不近名：固隨之昔白樂天劉夢得皆以進士久  
次典州予吳採摘物景描摹山水謳吟略徧非惟二  
公去不忘吳而吳人之思公者亦曰山川寂寥聞予  
無聞以二公之去此久也常熟名州於吳為屬郡吉  
甫少嘗侍官遊焉畫戟清香之適豈能貸夫角弓嘉  
樹之思吉甫去是而羽儀天朝凌青邇紫直不旬月  
聞耳觀時所向發舒夙學便決科取士之效顯白於  
天下予雖退老山林尚能歌括撰之雅以興君子之  
風於其行也先之以言

### 提舉司廳壁題名序

予至官之明年稍葺署居完故益新既又指藏牘得  
前任人名氏年其蒞官逸秩之歲月興起蕭公許公  
正氣員總廿五人將刊列于石而虛其左方以俟來  
者之繼書焉即冠以序：曰提舉學事古無是官宋  
中世建學立師始用是入銜尋復省減而以轉運使  
副蒞其程試進黜之要有勸誘無徵今統屬既尊時  
議稱為學臺

國朝指古右文制定官名提舉儒學乃得專署初猶  
分領諸道後唯行中書治所合置一司雖視秩第五  
而臨據乎校庠序之上曹務甚簡師資攸繁非館閣  
掌故之臣聲實兼茂者固莫宜居之余以晚出後至

企瞻前修未嘗不報然而慙悚然而懼蓋鄭公許公於余為執友貞公劉公比接班行而吳公方今儒林之望也執執輒之似昧衡轅之非徒欲希風躡影以竊睨其光塵殆不啻初下里之顰蹙墊角之中迹之愈近而求之愈遠矣嗚呼余所偶得者名也其不可必得者實也孰開其先孰引其後因余之孱而併泯群彥之實之美豈理也哉夫承徽乎照乘之珍而延昭乎炳燭之鄰此余之所恃以全而且以祈之方來者耳序而仰之則何讓焉泰定四年冬十月廿五日東陽柳貫序

翰勒氏三子命字序

西洛翰勒叔敬故嘗與子遊他日見其三子而問字

焉子曰父之愛子無所不至善其名所以善其身孟子謂青善則離是主恩與義而言之也夫以離為不祥而以善為不足肯不幾乎傷恩而賊義豈誠愛其子者哉今子愛之而欲其之善得為父之道矣子請釋其所以名之意而字其家子洵曰宗直其中子溶曰宗理其季子淳曰宗厚而為之辭曰直言德理言用厚言本也蓋字書謂洵水名詩人假為忱恂之物故釋詩者即訓洵為信其曰洵直曰洵美者又其中之直而後外之美形焉此直內之敬而无妄之誠所由立也至若從水從容而為溶從水從享而為淳按韻書溶水盛貌也淳質也曰盛曰質其之於義各有攸主矣且天下之至動者莫如水盛而不溢安而不

挽則動靜相形淵澗淪連而文理生焉夫理以用言似矣而以厚言本何哉蓋亦反其始耳故達必涓盈不瀾：如齊在益沉浸醲郁芬芳鬱勃無弗厚也雖然學為人子學為人弟求諸吾身而已惟心無私曲則自知之明自信之篤而善為誠善德為實德矣然則直非學者之始事乎迺至葆慎於盛大流行之餘而晦藏於文理昭晰之後期自質其卑虧俾單厚而益固則理之與厚又豈非學者知終之事乎嗚呼養之不直文何所施藻績之華由質迺見兄：弟：一本相成三子之年予不可及矣因予言而有終焉是則叔敬不鄙問字之意云耳予欲隱安得而隱哉

送王雲卿教授赴官嚴陵序

雲卿淳熙鄉相魯公諸孫也年方盛壯學有端本今將教授嚴陵行日薄里友皆為詩若文致祝規之意而以首簡授予序：曰士一命而以詩書禮樂施教於邦國其職蓋與侯伯侔重矣侯伯以政授官以教教不足而後有政以俞張之則教道之任豈不尤重乎哉嚴陵與吾婺壤相接也東萊成公初筮為其校官日張宣公齊館即符聲應氣求化學惠洽一時交相引重望如鄒魯其所以為教為政有出於詩書禮樂之外者乎今其迹班：而在著之家集可按知也雲卿以其所聞推之為教吾見其行裕光溢真能易古人之所難而軼於今人真易：耳雲卿居城西姜塘之上成公昔取大易麗澤講習之意以名所居之

齋其地去不百武雲卿之先府君成齋先生尤能有會於心以其世學連續前聞風徽未泯也雲卿行哉攬蒼泱之清氣寫瀟灑之遺情教道之昌是亦前人而已予所謂與侯伯侔重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雲卿行哉

送白彥昭序

柳子謝歸浦陽之明年邑之屬鄉興賢巡檢白君彥昭三年宦成矣將以月日代里友吳立夫為良詩贈餞而虛其首簡授柳子序余蓋未嘗接君而烏乎言立夫曰吾家授馬建山中適彥昭之署居見彥昭恂恂畏謹方業於讀書講閭理道如無所事：者及退迹其實則回溪疊嶺百餘里間雖荒年饑歲民甚困

悴一拆之驚一厖之警冥無聞焉農肥樵隸園居之惠者知君治任有日愕眙吁駭謀為留行計不可則相顧失色不啻寒之褫裘濟之亡楫以彥昭之宜民如是固吾詩之不足而所為請序之意焉耳柳子曰朝廷樹官聯張治具不受土地之入捐而予之以養其良心善性其制纖悉備矣故雖鄉亭游徼逐捕之吏未登命秩亦使之受祿於水衡賦租於畷夫：其任之保民之意既誠既切肯少卑其官哉然則有地與民而淳固易直之風不能勝夫效攘矯虔之習蛟鰐橫而鼯鼠鄉因畢獲穿彌山亘澤曾不足以草其怙侈滅義之心而况挾智自多者以為是烏足騁若私而罷劣弗堪任又不過苟贏歲月俟終更掉鞅去

嗚呼職業之不修功序之不立果誰咎哉興賢為鄉  
在浙水東一席地易治耳而賦曹掾歲滿第得九品  
官彥昭藉世祿之資初筮得之未足多也然余特嘉  
其不懈於讀書講聞理道而能坐致宜民之效有合  
於夫子告康子之言因書為序以終承立夫之請以  
充大彥昭之志而余也獲附於知言之義抑其幸歟

送趙永嘉序

昔子未更事時請皇甫湜廬陵縣廳壁記而疑其言  
之過訐也以為縣地方百里令秩三百石凡而政治  
教令承之於上者吾得推而下之於民亦何至如東  
渥如誤蓋而惟擗觸譙讓之避哉中歲出從宦牒深  
涉世故則自畿亦繫望縣而下見其處世蹙躅過甚

而恠湜之時何以遽若是耶談者每謂古今異宜而  
獨為縣之難在昔已然又何惑乎今：敬叔之改令  
永嘉予知其無擗觸譙讓之避者也然永嘉在浙水  
東為大縣矣而察言其大則非謂版籍之蕃庶有土  
著而無冗食也非謂土田之廣斥生物滋而用物饒  
也又非謂邑屋之富麗珍貨萃而市賈充也蓋曰大  
邦維蕃元侯作鎮諸使之輶傳所臨賓客之道塗所  
出節次舍而具委積簡卒乘而供勞遺惟縣之求惟  
令之責故寧保鄣之不先而無寧趨辦之或後然則  
長民之職果若是而已乎縣之所以為大亦止是而  
已乎以敬叔之才敏用裕一出手致是無難也抑湜  
所為歎息言之者何足以挫敬叔之朝氣哉乃若牒



評紛拏而有理以照燭之賦後趣教而有道以均調  
之猶胥弄獄而有法以糾繩之豪民無智而有制以  
禁格之以理道為權衡以法制為銜勒亦固反諸吾  
身而信實諸吾心而無欺焉耳歌叔強學好問幽居  
數年涵養益熟體驗益精發其素蘊而治茲海隅方  
百里之地若挾利劍而割犀兕駕輕車而騁康莊也  
如予之遲鈍怯懦尚敢鼓譟一言以助發其鋒銳哉  
至順元年冬十又一月丙午烏蜀山耕樵人柳貫序

浦江縣官題名序

浦江自唐天寶間始縣而縣在浦陽江源之溪上故  
因以名焉入

國朝得令戶版宜為中縣署達魯花赤縣尹皆正七

品主簿品亦從八其職固有正哉而出政令議刑法  
則同歸於理而已粵初定職制迄今踰六十年官轍  
之有去來縣政之有廢舉其簡在人心與載之輿論  
者其善其否不可掩也然姑以滿三載為代而通計  
之亦一官閱二十人而贏其間以最即遷以故過往  
又所未論予惟縣人壯而游仕於其累任知未悉也  
而得諸耆老之議則為之長者若忽都魯沙公之抃  
荒弭盜策略明允八兒思不花公之儒雅溫鎮卓有  
猷為其令者若趙公泰之久於其官而民蓋信符  
公友直之愿恪有守終始不變雖遠或數十年近或  
七八年而政蹟章可考不誣則夫天理之著于民  
心事久論定真如衡之在懸鑑之在瞻尚孰得而轉

移之哉他官者皆有題名而茲縣獨闕至正改元之  
春達魯花赤波羅居自陝西行中書掾選者始來方  
以勤敏修舉職業為事乃命吏稽檮得前任人名氏  
合若干人將鏡之樂石題示方來請予文以冠其端  
予曰題名為繫年著代而作無褒貶也然政有廢舉  
行有善否由後而視尚凜然勸懲之義與史法以俱  
傳後之君子因其有紀而益思所以盡其職分之所  
當為則民之信之天實臨之為善之効庸有既乎是  
惟波羅居奉：彰往勸來之意而予不腆之言亦不  
為徒發而已也夏四月壬午序

海隄錄後序

昔陽夏謝景初吳興施宿嘗先後令餘姚皆嘗建海

隄之後矣謝之築自雲柯至上林為隄二萬八千尺  
施之築自上林以及蘭風為隄四萬二千餘尺而王  
文公記謝事略而不詳接宣獻記施事謂隄之為害  
近世尤甚大率歲調夫六千役二千日計工十一萬  
費緡錢萬有五千勞費如是民力有不能堪乃列於  
府於監司而縣出緡錢四千三百有奇邑士大夫鄉  
人助亦三百萬提舉常平至助穀三百斛然築隄四  
萬二千餘尺之中石隄四處僅五千七百尺而已則  
餘隄皆不過用土其靡費錢穀之多已如此而秋潮  
之湍悍不常田功之脩禦尤切於是議建莊置田裒  
其歲入以供修築之費庶幾民有息肩之望其為慮  
遠矣嗟乎今去施公又將二百年田既籍之於官而

潮汐之侵蠶日益為害救災捍患固當隨時制宜然古昔已効之策在後人亦不可棄而不省此海隄錄所以著文公之記而繫以施公前後區畫二疏欲使人之知夫海隄之役不可以不加之意而權其輕重以為損益顧在乎人之弛張闔關何如耳至元四年戊寅之夏州判官葉君恒方再興隄役而施君之石隄淪沒已久方定議壘石代土以為經遠之謀度其長至二萬四千尺有奇工有緒矣明年己卯君始購得舊錄於里民王氏喟然歎曰此吾事之鑑也派無聞得乎將重刻之梓傳示無窮子嘉君究心隄事纖悉不遺如此而其不沒人之善又如此因其有作故表而出之宣獻記文舊錄不載而郡乘有之亦併

繫焉

說

杜思成更字說

予友杜君年過四十而猶自媿于學政：焉如恐後於人者以予倦而歸休且有一日之長時：竭蹶過從證其所得而督其所疑蓋於茲二年而弗有懈焉間忽拱而言曰昔吾父以斌名我而朋友以國賓字我予茲覺其義之弗協也而欲更之子其有以勗哉予曰字書彬文質備貌亦作斌份而監韵第云亦作份則從文從武而為斌韻固已非之而不收矣傳曰文質彬：然後君子謂文質適中而後得為君子則彬：者固成德之符而人之所以為君子常以是

而驗之歟蓋學可勉而至德必養而成養之熟不熟  
固擊學之至未至孟子所謂知言者至之、事而養  
氣者得之、功然則配義與道之氣以直養而無害  
則知為致知言為知言德為成德而踐於君子之域  
也果矣古之君子愛其人則憂其無成憂之也深則  
望其成也切望之思也憂之亦思也予之告君亦思  
吾之忠而已故敢正其名曰彬而奉其字曰思成且  
序其說以復於君焉如此烏蜀山紉熊人柳肯述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七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八

題跋

跋鄭宣撫手簡

此資政宣撫鄭公七帖予四十年前常見之舅家陵  
雲山房今雖重複裝潢而上不善事固以僅存為可  
喜而尤以易壞為可憂矣初紹興八年胡忠簡公以  
樞密院編修官疏論秦檜王倫孫近可斬檜大怒命  
臨安府遣卒挾送昭州將真之死所公為臺諫與同  
列勾龍如淵李誼共救解之而秘書省正字范如圭  
勅令所刪定官方疇亦為言之吏部侍郎晏敦復遂  
得監昭州鹽倉至十年公以禮部侍郎為檜陳善後  
之策七事豈非鑑救胡之失而欲彌縫其意者乎又

豈非外示協順而內實盡夫忠規之益者乎第一帖  
所云叨冒今來差遣正謂是已曾侍郎開字天遊由  
禮部守喪先是開與檜論和議忤旨遂有是命開懼  
後禡辭甚力改提舉江州太平觀蓋未嘗至也李  
泰發即莊簡公先正以紹興八年入叅大政明年十  
二月罷以殿中侍御史何鑄劾其狂悖故也二公皆  
檜所深嫉則第二帖固公在臺端時所遣無疑公以  
紹興十一年出宣諭川陝明年五月就命為川陝宣  
撫副使至則於階成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  
歲收粟十八萬斛十五年奏減成都府路對糴米三  
分之一及本司激賞錢二十五萬緡十七年奏減兩  
州米脚錢三十二萬緡激賞絹二萬匹免刑增酒錢

三萬四千緡六月又奏減科敷虛額錢歲二百八十  
五萬緡則第四帖所謂辛酉一出遂蒙寄委及緣此  
已與蜀人減科需二百萬緡特言所減科敷虛額大  
豈過哉公自紹興十一年入蜀至十七年六月罷證  
以第五帖跨涉六載之說則未罷先一年也義榮待  
制兄謂點成先生清公紹興八年清公以中書舍人  
攝起居即庭叱向子諶與俱罷歸閑里中遂不復起  
季誠必清氏兄弟後一帖當與清公所云似聞道貌  
清曜正以通候於公福慶清公墳寺名也與公居相  
適清公省墓每必過公以是知之蓋公當秦檜主和  
柄國之日雖未嘗過為崖異以取憎疾亦未嘗翕訛  
為同以自陷於其黨中然則檜之所以抑公至死而

不悔者正所以仰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翰墨之存誼  
烈昭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止又曰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予蓋三復是詩而有感焉

跋晏右司撰泗水處士鄭綺墓銘

右鄭處士墓銘一通蓋宋晏穆所作穆字宣明本蜀  
人後寓居衡湘中有文行與左丞相周公必大為文  
章文所著有知非集行于世隆山李公伯強為作墓  
表謂穆卒於淳祐九年閏二月丁巳以處士卒後歲  
月較之銘正作於是年豈其臨絕之辭耶嘉熙四年  
五月六日趙與懃以朝請大夫來知婺州當年八月  
磨勳即轉朝議大夫今尚云朝請則行狀乃六七月  
間所作無疑適小揚公時每稱薛會通持已甚可畏

雖泰山之勢不可屈臨財甚介人有覬昏百番者不  
見會通委而去且追至百里外還之會通大觀字也  
先人泗州府君從蘭溪得春秋群疑辨二卷題云浦  
陽長樂朱佺撰後有石陵倪拙跋語謂佺之為人無  
以考其詳倪距朱未百年已如此今則不可復知矣  
觀其所述大槩本尊王發微銘序謂其師大觀祖泰  
山孫氏要亦有所據依矣處士七世孫欽近至宗人  
景仁處完理家牒并得此文以歸蓋鐫石時所搨本  
也鼠竄之餘幾欲墮廢欽遂裝潢成卷請予題甚急  
予方從容飲即就案疏與之第恨老嫻不能多記考  
數未精審耳是吾之所不足尚望繼子而執筆者焉  
題揚仰弘序祖浩然求母事

蘇文忠公同時有朱壽昌嘗為郎已乃棄其官行求  
母四方後竟得之同州文忠嘗為賦詩且識其刺血  
寫經禮佛懺悔數事至今壽昌頽之以傳然談者或  
諉諸福報而不知母子天性固求無不獲也吾友仲  
弘甫序祖生謂大似壽昌亦知言矣乎子則以為生  
母子相失兵間垂三十年當是時寇孽作連旁近縣  
鏡鼓所經族驅羣掠是豈一姓其能免死刀鑽脫身  
囚隸復為民妻已甚幸三顧歐陽產橋半萬里黃口  
推兒亦何覲其有立而卒致我以歸也哉然則生母  
子所遇之時與生所以求之之意視壽昌益艱險矣  
雖微寫經懺悔而積誠之至天由違之况同性乎福  
報之來庸詎止是而已

記舊本春秋纂例後

右陸文通先生春秋纂例十卷平陽府所刊本未有  
識云泰和三年五月十三日東之置其裝標猶用宋  
紹聖間故門狀紙蓋金仕宦家物也延祐三年曾客  
京師而得之校其中闕三十一紙從朋友假善本  
手書完裝綴成帙先生之學其於春秋粹矣春秋言  
本三家公穀主釋經左主載事由漢立學官師皆殊  
指故時：彈刺以相高言之唯而道之裂也唐啖趙  
氏作始析同辨異有義有例明三家之安歸示一王  
之矩則其道粲然矣先生嘗承趙學者其所聞為書  
曰纂例微旨辨疑此其一也嘗將讀而繹之益求二  
書以卒業焉夫既開余以例安知二書不踵為余有

耶蓋私竊喜之按金章宗之十一年改元泰和其三年則癸亥歲也於時北學稱趙聞：公秉文即公名知為趙氏所藏無疑後癸亥七年章宗復土中原燹於兵又二十五年而金亡矣是書免於灰燼燭滅以萬毀一存於壁藏訖覆之餘傳聞幾姓幾室而至於余逆而計之亦一百一十六年物也况今無板本豈不尤可珍也哉得書後二年八月十五日解梁柳曾記

跋松雪翁畫陵陽年公所作脫鞋返擢二圖

宋自端平初士氣漸已萎爾董廬一二閭寺嘗為之兆或者懲其既弊而深扼之不知復旦之道猶一跡

也原始要終之論君子蓋亦少貸焉故端明殿學士陵陽年公時在西掖棘：有言未幾以姑熟大守章去國承望風肯以媒孽公短者方如蜂蝎公審知之作高力士為太白脫鞵黃太史罷郡返擢二圖且自為督嘗是時公之氣固已高揖李黃而與之肩視一二熏腐直蛇蝎耳就使沉香亭樂府承天院塔記足以為吾詭病雖朝夜即夕變通曾何傷哉至德紹聖而後為何如公之先見不可及矣悲夫後端平八十五年倉龍庚申冬十月四日東陽柳曾書於雪翁重畫二圖後

題東萊先生手書送張孟遠序

呂成公自其再世始居婺：為余里記童時從諸父



夫人行道公履和東怒與人居冲然也方唐與政陳同甫以文辭相高氣震厲無旁公在其間截如巨障莫有能闖之者久而二公未嘗不惟于其順而同于其义也張孟遠公同年進士錄太末過公：序以酢其勤謂佳方自毒其底滯得孟遠之超軼絕出則宜通而狹廣其度幾乎余意孟遠亦明雋人哉即公而歸必有不與唐陳同病者矣序誠倉華之藥也清苑揚君祥嘗主處州遂昌簿得公手書此序余客燕見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况斯文之未泯而與刑之具在言之烏可已也東陽柳曾書

跋高安蔡輔之家藏其五世祖仲舒賜第告宋制賜進士第命中書行詞具書勅卿曾進士姓某

則南者第一人也此高安蔡中允景祐五年賜告曰石揚休者會稽新昌人至御史中丞卒國史載凡言行詳焉諸孫整字子重朱文公嘗稱其學詩書之澤蓋與蔡氏相為演漾今去之三百年想其一時科目之盛而人材之懿則此告之存真如膏肓之遺世其聲休猶足動人可玩而不可藝也

### 題天野飛雲編

客有携雜詩賦一編示余其識天野飛雲而不著撰人名氏余請未終矍然曰是咀澹而厭華幽光而婁韵其多得於騷家之性者歟何言之甚似也夫猜陰之氣為雲凝鬱氣散茫洋太空忽不知其所如雲非能以自神也凡其所以神者風乘之耳彼見其歷九

天為一野渺誰馮而誰翼將以為陟陞皇而睨赫威也耶抑以為超無為而鄰辰初也耶然則詩殄而騷萌肇於屈宋而成於揚馬豈獨求之聲而合哉客為我遡寥廓而重訊天野之飛雲還有以啟我則騷家之苗裔庶其在是矣夫

跋吳越國命官墨制

右富韜守中吳軍蘇州長洲縣令制署云天福三年七月日而年月日與銜幅疊用吳越國印按天福晉高祖所紀元以世考之錢文穆王元瓘未卒之三年也韜以攝丞知縣事稍進我守縣令雖其一時一國之制然武肅王始受梁封為吳越國王唐莊宗入洛乃賜玉冊金印則此所用印是已天受其封爵專制

兩鎮用其印章自署官屬何名為僭哉世或傳落星石制書有寶正年號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五代史獨不載之世家予竊意鏐之建國受命于梁：亡無所於屬則改元而繫之吳越者有不得已焉唐既錫冊遂一用其正朔至崎嶇航海納貢中朝以保有其民使之完富安樂蓋三世四王儼如一日是宜子孫統：食其忠順之報於無已也秦漢而來每命一官輒刻印使佩之其章綬率有差等隋唐軍興始用版授後易以告身又有墨制大抵趨於便矣吳越以墨制命官吏既闕書而蘇於三吳之壤為中前唐後宋第因姑蘇名州豈當時以為巨鎮嘗陞軍額統州若縣而地志亦遺之歟歐陽公序集古錄謂可以正

史傳之闕終者此也此制流傳幾姓而王之裔孫昌  
化主簿居適得之誠一家之鎮寶哉

題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尚書絕句  
詩後

高公彥敬畫入能品故其詩神超韻勝如王摩詰在  
朝川莊李伯時洵皖口舟中思與境會脫口成章自  
有一種奇秀之氣人見其出藩入從而不知其游戲  
人間直其寓耳姚子敬所書絕句十餘皆昔所逮見  
公詩之佳豈止是哉京城百隱者何得之曩與公及  
鮮于伯機同學為詩年近八十而終嘗作詩題公墨  
竹亦肅爽可喜因明仲好尚不羣手錄遺之或可併  
真篋衍中也

題北還諸詩卷後

貫念歸既切方次前詩卷軸間留為山中故實屬被  
命考試進士上京抵冒寒涉千里驛行風凌雪厲志  
念艱寫回想舊遊益不啻鼎魚之思沫而蓼蟲之語  
甘也聞諗之翰林修撰揚君廷鎮以為蘇李後上下  
數千年詩人賦客未必能以此時深涉此土今吾徒  
驅馳使事單操寸管以分剞劂黍於經術詞藝之門  
非

皇靈廣被文軌混同亦安能自與於斯哉故鞭鞅疲  
曳之餘竊為詩一二以賦物寫景然抒吾懷之耿  
而閔吾生之子：情在其中矣傳曰聲成文謂之音  
若聲與文則吾不知之也泰定元年正月十一日貫

自題

跋虞司業撫鎮北行者左右司郎中蘇公墓  
碑文

自予遊京竊從廷臣知邊事者一二言和林城其地  
沃衍河流左右灌輸宜雜黍麥故時屯田遺跡及  
居人井臼往而在蓋陰山大漠益南數千里控扼  
形勢此為雄要大德中邊庭嘗一擾矣亡幾  
天子為輟石丞相順德忠獻王出准其省事至則息  
兵勞農修傳置通貨財而先是王所遺留屯稱海師  
臣張某亦以其回功來上未踰年士氣民情安全如  
初王薨而張亦適死屯耕事即廢雖重臣踵接率蹈  
故常無復長慮後是迄開陝變起倉猝馳滑卒數十

百騎闖門來責軍實則上下顛踣失措兵民相顧幾  
無所繫屬賴

皇靈震怒尋自引去而譎言屢驚猶越月踰時方大  
雪塞野饑人狼籍道上趙郡蘇公時以左右司郎中  
始至即白發倉實計口予食以哺之又下急符趨北  
境轉輸益募商人高估入粟免其儲峙繼紐調齊窮  
智畢力一年而端緒見二年而品式具滿三年而民  
庶樂遂人忘其艱即御史行邊者還言治狀

朝廷輒加慰勉方以代往遜公歸用之而公之精力  
已疲耗於是甫及京遂卒蓋和林城  
國家始以宣慰使治其處于後建者常選勳戚大臣  
以鎮重之至即吏亦優秩假寵其勞効灼灼則或階

之以踐樞要然十數年來道路間可指稱者不過自王以及公豈非以其時之所遭而易為功歟予見當今藩府望僚持文墨議論以與其長相上下每軋於盛氣不得展布甚則挫辱詬罵出危語中傷之者皆是也以公敏裕肅給獨能謀行政施較著若是其所樹立有足動人矣使公幸當王時策邊防利害一為王陳之必能精訓練備耕戰三二年中計稱海之粟足支並塞數歲之食然後揚聲以暢天威將濤海以北無不嚮風響應豈有黑子著面之足慮哉得其人而或失其時天下之事皆若是而已予請公墓隧之碑而知其述作之意公所歷官其設施無一不可書者如林之事紀載獨詳此則史氏特

書之例也夫事以顯諸文：以實諸事虞君之為是辭固以公之制行於古無戾其業盛則其言豐其理直則其法備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矣然予區區表而出之則以其不盡於用者為公悲而以其狃於宴安者為世戒因子言而興起於斯文今不敢必其無人焉耳泰定元年十二月廿八日東陽柳肯識

魯國王文定公家傳後題

自紹興和議成而在廷在野諱於言兵養安忘恥至隆興內禪則已二十年所矣壽皇始志未嘗一日不在中原奈何淮江制襄之師出輒敗衄尚敢望其闔鞏洛而窺恒衛也哉淳熙初年魯公時以翰林學士次對極陳自治之策其要在維持法守觀蒙倭隙今

未可以輕淺動也於是首當帝意即日除策書樞密院事尋由同知進使遂代趙魏公為右丞相又代梁鄭公為左丞相壽皇任相其專且久者獨公前後凡歷十四年乃罷帝既親履成敗益知矯輕警惰之言為有味一時收攬衆正申飭邊防將以沅就安疆之勢大抵多公發之也論者以為強幹弱支似矣而祖宗遺大投艱之意為何如是不知古之君子其謀人之國者料事制變有本有末而先後利鈍初不暇計龍川陳同甫三書五論非不朗烈俊快然要其成效則亦書生無用之空談而已天下之事蓋必審之而後知體之而後嘗有所得以庭堅不祀之論律之則公之此心固與諸葛孔明王導祖逖者同諒矣不然

何為子孫規：至於今而未墜也藐予晚出幸嘗蚤從鄉長老遊竊識公事一二備官京師而公之曾孫新瑞安州判官文彪字居采赴調適來出公家傳因誦所聞繫之卷末識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在吾君采克之如何耳泰定二年二月十又五日太常博士柳貫歌題

跋唐李德裕手題王維輞川圖

唐詩辭之盛在杜子美魚合比興馳突騷雅前無與讓然方駕齊軌獨以予李太白而尤高孟浩然王摩詰之作後人謂清詩秀句為知言是不卑論其辭矣摩詰本太原人其別墅在京兆府藍田縣南輞川口即宋之開莊丘壑遠美既擅名閭輔而又得道友裴

迪相與吟嘯其中蓋去尚書右丞在軋元以後冲襟  
曠度放寄林水物豈能嬰拂之哉子美有解悶絕句  
十二首其一謂摩詰其一謂浩然浩然隱襄陽鹿門  
山終身不仕子美獨高是二人而惜其不得見之當  
是大曆初元索居夔州時則凝碧管絃之恨正有以  
深亮其心與上疏請釋房琯先後一擿且視世之以  
瓶汲春積為高深竊負譏評之柄以幸售其媚疾之  
私者為不足道也舊傳摩詰作輞川圖好事者遂多  
臨倣此卷有李文饒題尾又有諸鎮節度使印紙墨  
亦近古文饒在唐為再世相家異時牛李之禍萌於  
禍而成於忌以子美際之抑弘遠矣子嘗有觀畫之  
法以為以畫求詩不若以詩求畫家有輞川集每

喜為人誦之今京師塵土中忽見此圖為之慨想無  
已然予亦豈偏愛古人者哉

跋鮮于伯幾與仇彥中小帖

異時論至元間中州人物極盛由去金亡未遠而宋  
之故老遺民往來多在方車書大同方旌四出蔽遮  
江淮無復限制風流文獻蓋交相景慕惟恐不得一  
日覩也故遊仕于南而最愛錢塘山水者予及識其  
五人焉曰李仲芳高彥敬梁首父鮮于伯幾郭祐之  
仲芳彥敬興至時作竹石林巒伯幾行草書入龍品  
首父祐之與三君俱嗜吟喜鑒定法書名畫古器物  
而吳越之士因之引重亦數人彥中庶訪公還自南  
閩嘗為伯幾留連旬日時趙子昂解齊州歸吳興頗

亦來從諸君醜集予雖不及接康訪公而聞其鼓琴  
自度曲時：變聲作古調能使諸君滿引徑醉亦燕  
蕪間一奇哉又數年仲芳以行御史臺照磨官先死  
而祐之出為宣府判官伯幾得太常寺典簿亦死康  
訪公居高郵疾病早醫揚州死彥敬晚登朝至刑部  
尚書守大名直父以集賢為學士子昂自翰林丞告  
乞身歸皆得年後死離合存亡其不可復計者如是  
而錢塘人至今傳說諸君以為是於吾土有緣然則  
文士相從之樂殆亦造物者之所深靳雖欲累取送  
致得乎子官京師特善公之子監祭御史公哲出伯  
幾此帖而子昂實題其後企音徽之遂遠悵文會之  
寂寥志其盛以悲其衰鄰笛有聲子時掩耳而辟之

矣

跋陳慶甫所藏鮮于伯幾書自飲酒詩

鮮于公面帶河朔偉氣每酒酣驚放吟詩作字奇態  
橫生此飲酒諸詩尤曠邁可喜遇其得意往：為人  
誦之予亦尚竊識其一二蓋慶甫掾浙東公為都曹  
其將去官則大德三年也人二年而公以矣公在時  
其書人已貴重况今後之二十年餘明珠拱璧果何  
足珍惜哉

題秋池樓觀圖

四十年前予見杭越間故侯邸第有此景耳今皆化  
為茂草荒虛而畫圖形似宛然在目盛衰之變何可  
復計予蓋不及其盛時况後於予者哉



書文集賢撰歐陽復初父墓誌後

論季宋人物世稱丞相信公之節之義而信公之學蓋出於歐陽氏歐陽氏有曰與齋先生者當穆陵時侍講禁中最高為江文忠公所知廬陵人今至家有其書廬陵之學大抵歐陽氏之學也國子進士字致遠於先生為從子是嘗與信公友善集賢君所誌宜得其實然不知致遠之名猶及附見信公家集否乎世學之重複初其慎之哉

跋歐陽文忠公墓誌

此六一公集古錄中元結撰陽華巖銘跋尾也結誠好奇矣所以汲：於奇者豈亦有矯而然結何可及哉公之此論不寧為結千百世而下為人為文皆當

取法於斯焉抑好奇而不失乎正結之為結公固知之他人不知也

題楊文節公手書學箴後

廬陵文節公始登朝時蓋與新安文公並召學術詞章要有同者然以廬陵之光雋亮潔新安之博碩粹指俱足以上當阜陵特達之知矣此學箴九十六字是文節遺墨新淦曾貴之携以示予：謂敬齋箴實此箴之目而此箴又敬齋箴之凡也惟得九方臯相馬法者可以審其同哉

跋江陵項平甫為李文定公作盤居詩

項平甫先生初仕為會稽教官時呂成公解太夫人服來越省伯舅曾公愛其才為之文公文公遂器許

之由是登朱張氏之門其書見麗澤集中平甫世居  
括自其先人始家江陵而括之墳墓至今存焉後以  
言官胡紘嘗出力攻文公者與同鄉里祇稱江陵學  
本經誼披根摘葉必極蘊奧計其輩行當在李文定  
公之前蓋文公守南康文定時從之遊二公同出異  
流宜其交相引重不置也文定廬山人作書院建昌  
取公擇尚書白石庵山房舊名寓之而盤居者文定  
宴娛之所平甫賦詩六章題云為盤居主人李敬子  
作所謂寶峰之陰雲居之陽其地去書院應不遠一  
時文獻之盛綽有乾淳遺懿下是則茫然矣宜黃李  
敬心曩以建昌郡文學攝承山房祠事因覽平甫之  
詩而有得於文定之所以自樂者歸亦扁其齋盤居

粹乎尚德之意哉敬心蚤志於道今翰林學士臨川  
先生屢稱之文字間臨川論經少許可獨深味平甫  
之言敬心之取之抑其尊聞行知者歟然則戴瓊弁  
玉簪而曳霞衣月裳人之望居者如是而漸以中止  
屯以正行居之自得乃如彼何哉非審夫時物之情  
者殆未能終悉之也敬心索余言繫詩後姑繫叙之  
自題鍾陵彙後

余寄鍾陵三年無吏議之惟怯有拙者之道違每情  
至景會往：託諸吟詠以自識其竊諒之幸隨其所  
得輒亦次之彙卷撥諸風人之侵柔眠客之微婉豈  
能希其千一哉臨川學者危太樸謂余有一日之長  
羸振屣屢息肯來况留連旬餘詩出余卷而誦之乃

獨有會于心手抄以實歸素言將寘之雲林山房以  
與厥常嗜古者共之然余之詩出於余心宣於余口  
無雋味以悅人無鴻聲以驚俗上不足以企乎古下  
不足以貽諸今不過如嵇康之聽鍛阮孚之著屐以  
足吾之所好而已太樸之取之也其與余有同乎有  
不同乎余壹不能知之也余山中人旦夕受代東歸  
以是詩異諸山中則林猿野鶴其將有以亮之矣

跋新建龍澤書院本末

當胡文定公與其子致堂先生留館龍澤山中正紹  
興初議棄地講和時也其假辭春秋者王伯內外之  
略君臣父子之倫以爲附於復讎之誼今其書列在  
學官則是龍澤山中一草一木猶能知公指辭之嚴

而執義之正也而况故老龍澤漢南州高士徐孺子  
亦嘗請書其地先賢孰獨究其未泯而可息哉里佳  
士熊君明能興其景行之思刻已田以爲祀事時矣  
受碩內翰又能倡諸樂善之反身任買地建祠之責  
豈不允賢乎觀茲晚出監等勸學啟三誦緇衣之章  
以庶幾乎聞風於千載之下而有以窺伊闕淵源之  
所自在此而不在彼也

跋谷平李氏家譜

谷平李氏始唐歷宋迨今天曆改元之明年藉譜以  
見者十九世蓋西平第七子觀察江西卒葬宜春子  
孫因留居而谷平之祖上距西平七世并譜見十九  
世爲二十五世矣西平薨背在德宗貞元九年其歲

冬西閱五百五十二年而得今己巳夫固遠哉以五  
百五十二年之久而更二十五世之蕃其嗣胄支庶  
有源有委可考不誣則以譜存焉耳譜為明宗收族  
而作者也使道散俗媮之餘知禮之家又不為之立  
譜畫系以聯屬之則仁義之根株既磔而存弟之條  
肆愈戕世變日下將不止如塗人而已此家之有譜  
所以為防範人心之一物而世固鮮能灼然知之也  
今谷平此譜之存由其積累之有自而維持之有人  
李氏其知是意則雖更閱二十五世而至於千百何  
贅乎予是以具論之

題江磯圖卷後

此江磯圖淮陰壘望予先生所作余初見先生錢塘

湖東年已七十餘疎髯秀眉頓身逸氣如古圖畫中  
仙人劍客時為好事者吟詩作書畫韻度冲遠往  
來出尋常筆墨畦町之外時余推齒方出遊請公開  
雖不敢牽率先生為之而心實企慕焉此圖為弁陽  
周公謹作公謹故家多蓄法書名畫先生之死蓋後  
公謹數年而公謹之子孫今畫業其所藏余在燕嘗  
見其三四暨來豫章見集古錄蔣洪仲家今又從盱  
江周道益見此圖然不知此尤物何以能無脛翼而  
飛行至是即錢塘故都未及百年風流文物掃地盡  
矣獨其書畫之所存猶可想見其彷彿此固重夫攬  
古者之一慨云耳

右藏文公手書二帖淳熙禮部尚書馬公從曾孫瑩  
彥珍所藏文公與尚書公同朝有交游之誼前一帖  
謂時論一變朝士多不自安所幸已在中誤息又  
得弓免似可少安然事不可料正恐亦難自保此正  
免南康辭江東轉運副使歸武夷山居時所遺後一  
帖謂舉子倉今歲不免自為受輸又謂此間歲支三  
四百石而倉息僅及其半若得檢照舊例支除本錢  
乘此冬收糶數百石更三兩年當無闕乏之患也此  
必除知漳州上任後所遺蓋時尚書公為福建安撫  
知福州漳其屬郡公在漳知其事故欲稍為疏理故  
有是語耳於以見前輩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間不惟  
沉幾先識足以表世而憂國愛民之意尤暇如也

子澄則靜春乞三劉氏其諱清之前帖言其始病而  
後帖遂悼其死又以見兩公篤大文友之誼死生以  
之亦豈今人所可企及哉所謂時論之變何世無之  
在朝在野顧其自處何如耳故家文獻雖遠猶存因  
攬遺墨為之降歎輒書其後而歸之

跋朱張呂三先生手帖

當三先生之學行於東南之時小人或公肆詆欺而  
誠合志乎兀不為無人蓋宋三百五陽消陰長之候  
肇於熙豐成於建紹而極於泰禧之間上虞李莊簡  
公則尤為咸陽所深嫉者也直徽猷閣潘公德鄰以  
黜成先生猶子婿莊簡家而與三先生問學切劘文  
公嘗誌其墓謂曾親貧賤時嘗以詩文見及肯絕不

與通使人來致殷勤亦輒不報其自信為何如此卷  
三帖曰提刑中大者德劼也德劼以提舉湖北常平  
茶鹽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故帖中首及湖南諸郡  
官闕與修復石鼓諸事合人公集序謂點成也今見  
公集中曰文潛文授者莊簡二子也宣公帖去都督  
府書寫機宜文字持母夫人喪時所造成公帖亦居  
曾夫人禫服時作也今觀三帖隱憂世故砥礪學業  
藹然君子之言是豈與隨世珍滅者並哉帖今為餘  
姚徐氏家物徐氏而能聞風興起則亦豈不得為君  
子之徒也歟東陽柳晉跋

跋司馬溫公修通鑑草

餘姚徐氏藏司馬文正公即范忠宣手帖修通鑑藁

一紙凡四可五十三字無一筆作草則其忠信誠懇  
根於其中者可知已永昌元年其歲壬子晉元帝即  
位之五年也自正月王敦將作亂至十二月慕容皝  
入零支而還每言草書發端一二字或四五字其下  
則以云：攝之校今通鑑是年所書凡日時有異同  
此或初藁而後更刪定之歟始公辟官置局前後漢  
則劉貢父自三國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  
范淳父至於削繁舉要必經公手乃定此永昌一年  
事公不以爲道原而手自起草何歟然則文正忠宣  
之手澤所存猶足企想元祐一時際會之盛豈固以  
翰墨事長爲可傳哉

跋韓魏公手帖

此魏國忠獻公手帖末用安陽病叟印識所書名上  
筆意方嚴儼然并冕紳鞞之容其心術之所形固足  
以強本朝而壯國勢矣公八世孫性字明善定為荅  
歐陽文忠公書蓋文忠以治平四年自政府出知毫  
明年移青又明年有太原之命堅辭不受遂改蔡以  
太子少師致其仕忠獻時亦自陝再易鎮鄉部文忠  
薨於熙寧五年忠獻薨於八年於是熙寧之政浸非  
治平之舊而宣靖之禍已芽孽於其間然則忠獻之  
料其必辭而喜其遂請有以見愛人以德之真而前  
輩所為固若是嗚呼是足以觀世變矣

跋鄭省政雪竹賦

昔子昂鄭公子有保愛其先世故物如寶玉大弓國

取矢浮念先正資政公所作雪竹賦真蹟不可復得  
則求名手象雪竹於卷復請里中前輩用行草稿體  
雜書是賦其後予三十年前見之公家陵雲山房今  
病耗十忘八九悅袖簡之未亡如白水之再見為之  
驚法雜喜把玩不能釋手蓋自公下地家之所藏皆  
雲散鳥滅而此卷乃獨賴其猶子：升得不為他姓  
之所贖奪意北山之靈在所護持使先正之高風勁  
節因是弗泯猶足以為後人憑藉之地不然一紙墨  
之微亦安能傲兀世變而獨存哉此賦省政公未過  
時作觀其負荷奮起之辭既有以信夫平生事業之  
奇至於積羽將沉泥金可拔則晚節竄斥流離之禍  
又已兆見於斯使當時愉合苟容之念一萌於心則

締繪雲月雕鏤冰玉祇以取唾來世雖孝子慈孫欲  
為之投拭以盡往愆誰其信之此士大夫所以砥身  
礪行常不敢後也葉公曰父小章出入章草義獻之  
聞潘公希聲行書全倣扇徐迹其詞翰風流猶足想  
見承平故家文物之懿謂予知有管仲晏子則子豈  
齊人而已

跋家中所藏文公帖

予家舊藏文公荅文叔明府一帖語真意切當為門  
人高弟之宰於近邑者祭也所云辛幼安過此極談  
佳政與訪朋友書不諱同辭者雖即其旨而贊之固  
所以深致策勵之意也學欲其成已而成物使夫學  
道愛人之訓誦之不素則雖有是心而倒行逆施民

有不被其惠者矣然則所貴乎游於大人君子之門  
而望其漸學成就之益者蓋在此也幼安濟南辛稼  
軒於時必為本路監司而考之文公集中及門之士  
字之叔者五人帖既不著氏名亦莫之能定矣然以  
端叔嫂後來已安樂未也之語而推之則集中五人  
獨潘文叔有兄弟曰端叔赫叔此或潘文叔未可知  
也帖中亦及斯遠叔謹按集有與徐斯遠周叔謹往  
復書問今何從者質其是非姑竊記之嗚呼予生也  
後年運而往學絕無文獻不足徵矣若是數賢文  
公嘗所推重宜傳而不傳今將於何而證之耶昔者  
夫子之祀之宋而憂形於言其有以也夫其有以也  
天



跋是敬仲八詠賦序

昔子從鄉先生學為文得八詠賦序而觀之以為理明義莊辭全韻勝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文欲竭其純矩襲其步驟審法為之而才力筆弱終莫能近信鉅文傑製之在天地間如福物異瑞要不可多見而屢得之也其後借書故家始見二賦而其序為則固宜長即致仁夏公敬仲先生之所作公登慶元丙辰進士甲科一為安慶軍節度推官遂敘其事其學出於東萊成公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非難言而自其實為難耳夫其立言之正發理之真則持之以游於大人君子之門雖等之游夏吾何慊乎哉公之六世孫逢慶從子游錄得此

序序其二告為卷詩為後題宋制甲科第一人注發書節度別官第二至第五注制度推官掌書記五人自為一等故告中云謹件夏明誠等五人慶元二年石丞相則京文忠公鏜參知政事則謝忠正公深甫何公澹此渡江後拯靈之時于時吾鄉有碩俊又承立朝野各以文辭義理相高以有德先為之表厲也今去之未二百年為老論亡文獻掃地而盡若子之哀痛猶及與闕前修莊論之一二而旋爾後來何真繼敵踵武之甚痛也每一思念為之凜然因逢慶請題而併及之亦庶乎其有闕風而興起焉者至正元年辛巳夏閏五月九日柳哥病間書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八

